

中國邊政

第三十七期

慶祝總統副總統連任就職

目錄

自由民主終必得勝	蔣總統
重開國家新運	蔣總統
昌大法統堅忍圖成	蔣總統
擁護總統爲民主憲政而奮鬥	李啓元
總統選舉日所感	胡格金臺
西藏佛學源流與佛教各派學說	虞怡
俄羅斯與喀爾瑪克蒙古(上)	蕭廣信
喀爾瑪克蒙古的歷史背景	劉學鈞
維吾爾語法概說(四)	李卓英譯
喀什噶爾之憶	林恩顯
中國邊政協會六十年年會記錄	陳竹七
往事如烟	李憲章
疾風勁草(一)	牟少玉
邊疆故事	胡夢飛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出版

自由民主終必得勝

蔣總統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慶祝中華民國行憲紀念大會及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致詞。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是一部血汗凝成的寶典，其崇高的原則，便是保障人民的權益與增進人民的福利。共匪禍國，竊據大陸，使我七億同胞，陷於血腥人間地獄之中，已二十二年。在此期間，我們依據憲法產生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反共復國基地臺澎金馬，以憲法為準繩，以民生為首要，使國家各項建設齊頭並進，人民的權益與福利得到充分的保障。中華民國政府，是大陸七億人民的真正代表——代表他們共同的利益與意願，並給予他們反抗暴力、爭取自由的最大勇氣和希望。

可是共匪這個暴力叛亂集團，二十餘年來，不但剝奪了人民一切生存的權益和福利，抑且變本加厲，對外不斷地滲透顛覆，以逞其「造全世界的反」的詭謀；對內則打鬥了幾十萬它自己的紅衛兵和共軍共幹，更屠殺了六千餘萬無辜的同胞，以圖苟延其垂死的命運。毛賊的所有措施，無一不是暴政，其所有教條，無一不悖民心，其滔天罪行，更無一不與我憲法的民主精神相違背，與我文化的倫理傳統相抵觸。像這樣一個兇殘陰狠，根本不知憲政為何事、民意為何物的暴力集團，竟然在親匪媚匪國家牽引之下，混入聯合國，顯見國際正義之不張，公理是非之不明，而這亦就是宣告了聯合國精神與宗旨的毀滅。

今天若干昧於現實的短視的國家，抑且誤認共匪為一個具有實際控制能力的政權，因而不惜向邪惡低頭，企圖取得一時的屈辱的假和平，殊不知共匪色厲內荏，其內部為了奪權鬭爭，派系分立，變亂重重，其所謂「三結合」亦已分崩離析，從最近的兵權爭奪與政治危機來看，實可充分說明毛匪思想與共產制度均已完全破產。特別是其偽憲章所認定的「接班人」林彪之被追擊清除，已證明它內部天翻地覆的巨變，業已開端，其災禍之慘，必尤甚於「文革」之亂。以我們三民主義的仁政，與共產邪惡的暴政，作強烈的對比，更註定了匪偽政權不亡何待的噩運。

我們依據憲法產生的中華民國政府，對於以極權專制，危害人民，並力圖滅絕我中華文化，以及毒害全人類的共匪叛亂集團，實負有澈底剿滅的無可旁貸的責任，這種神聖的責任，是任何人不能否定的！而這一國民革命的神聖責任，確信必能在我們大家自己的手裏完成！

諸位同仁！為了維護憲法，必須推翻極權暴政，為了貫徹民主，必須消滅獨夫毛賊。目前的局勢，雖然一時尚不免於艱難險阻，但公理正義終必伸張，自由民主終必得勝，剝極必復，乃為不易不移的正道定理。當國家命運興衰榮辱的重大關頭，正是大家堅持其愈挫愈奮的民族志節的時候！深願我受全民付託之重，以弘揚憲政為職志的代表同仁，持之以忍辱負重的精神，出之以良知至誠的行動，堅定其必勝必成的信心。凡有裨於人民權益與福利者，當毅然為之；凡妨礙人民權益與福利者，則斷然不為。一德同心，自強不息，早興弔民伐罪之義師，解救大陸同胞倒懸之痛苦。一旦暴政根除，河山再造，將這一部莊嚴神聖的憲法帶回大陸，就是我們向七億同胞最好的交代！

重開國家新運

蔣總統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二月二十日，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典禮中致詞。

主席、代表同仁、貴賓諸君：

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謹依憲法宣告：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戰時所在地的臺北開議。

中正謹代表政府，對國民大會致其誠摯的敬意。

中華民國的一部近代史，原就是一部為自由、正義、民主、憲政而堅持不懈的奮鬥史——

中華民國憲法，就是這一部奮鬥史的見證，亦就是全國國民生存生活的保障，國家民族撥亂政治的總目標！

我們國民大會代表，來自海內外各個區域的、民族的、職業的選區，代表全國國民行使政權，國民大會，實為國民公意的總體現！

我們的政府，是根據憲法和國民大會授權所組成的政府，為全國國民希望信心之所託，亦就是領導戡亂復國大業的總樞紐！中正凜受我國民大會與全國軍民之付託，又已六年，雖然此期間，經歷了世局驟變的衝擊，但是我們仍毅然凜然，堅持其民主憲政的信守，堅持其倫理、民主、科學建國指標的貫徹——

以政治而言，我們確認行政革新，為全面革新的起點。管制考核與責任制度的建立，以及政治風氣的徹底檢肅，即在強調為民服務廉能政治之推進。最近起用新才方案的制訂，則尤在引進青年才俊，參與政治，這就是「人民有權，政府有能」原則之實踐：

以教育而言，我們貫徹了九年國民教育的進程，發展了長期科學教育，也推動了中華文化之復興，這就是「恢復民族智能，恢復民族道德」理念之實踐：

以經濟而言，我們發揮了五個四年經濟建設計劃所積累的實績成效，擴大了國家總預算平衡的功能，所以經濟成長率，為亞洲最快最高之一。國民就業，國民所得，和社會福利，都有其顯著的推進，和光明的展望，這就是「建設之首要在民生」認識之實踐：

以外交而言，我們在接二連三的對共匪邪惡和姑息浪潮戰鬪，雖然不免拂逆輿論，但是堅持自由正義的立場，從不曾氣浮心動，亦且清明在躬，不愧不作，這就是「其國家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劫，而後可以自存於世界」大義之實踐：

以軍事而言，我們久訓精練的結果，已擁有最精銳的國民武力——擁有三倍於常備的後備兵力，為光復大陸，待機動員，作決勝之戰鬪，這就是「武力與國民結合者無不勝」要求之實踐。

這些汗血光熱匯集的結果，就成為了我們經得起任何考驗的統合戰力！

自然，政府有待於檢討、改正、策進、鼓舞者尚多，但是我們和共匪之間，自由與恐怖、光明與黑暗、至仁與至不仁、大是與大非的區別，則至為顯然——

毛賊撕毀其偽憲法之後，它就再拼湊不出一部偽憲，其偽憲草中的「接班人」——所謂「最親密的戰友」，且已一夜之間，被打成了「政治騙子」，其所愛莫不反而偽仇，故所親莫不相踵為敵！

毛賊砸爛其偽人代表之後，至今不知道喊叫了多少年，多少次，却就是再搞不成一個偽人代會。

毛賊偽政權頭子劉少奇，自被關被整，成為「工賊、走資派、國民黨的走狗」，它「國家」頭目的職銜，業已虛懸至五年之久，毛賊的偽政權——所謂「國家機器」，被反復打爛，一樣的至今殘破未復！

大陸的精神文化，久已橫被「紅衛兵」之亂所摧殘，我大陸七億人民的生活，更復橫被毛賊「鐵餓貿易」與「核子詭詐」所壓榨，以至於血乾淚盡！試問這是一個甚麼「政權」？這如何能說它對大陸有了「有效的控制」？更如何能幻想其會改圖就範，中止它「造全世界的反」的罪孽？所以今天國際間任何與惡勢力謀求政治權力均衡的姑息舉動，絕不會有助於世界和平，而適以延長我七億人民的苦難，增大全世界的災禍！我們對任何有損於中華民國主權利益的行為，保有高度的警惕！對一切艱難險阻之突破，擁有高度的無比的自信！

代表同仁：國家主權，屬於國民之全體；國家命運，尤決於國民之全體；無人能自外於國難，亦即無人能自外於責任！今天不論對世局，對國事，唯一的答案，就是要匯合智慧，以我之治制敵之亂，集中力量，以我之實擊敵之虛。因此深望代表同仁，善盡其重開國家新運的責任，於憲政體制，捐小全大，而不以偏概全；善體其廣大選民的意願，於世變紛紜之中，守經達變，而不以變移守。今天大家所當慎思明辨者，即在國家法統的昌大，所當操危慮患者，唯在民族命運的綿長和發展。

中正自許身國民革命，已六十餘年；與我代表同仁，竭其苦心毅力，以維護民主憲政，亦已二十有五年。願終以世局多蹇，尚未能使中興大業，提前完成，中正雖許國之心有餘，而忝承之疚已久！務期大會另選賢能，繼此職責，今後中正必始終以國民之一份子，追隨諸君子與全國國民之後，光復大陸陷溺之國土，拯救大陸待援之同胞，共同爭取第三國民革命的最後勝利與成功！

昌大法統堅忍圖成

蔣總統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三月廿五日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閉幕典禮中致詞。

主席、代表同仁、貴賓諸君：

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今日宣告圓滿閉幕。這是我們國家民族內求自由統一、外求正義和平勝利成功新的時代的前導。

代表同仁，在此世局變幻，國家殷憂的時刻，不但體現了大陸億萬同胞久鬱不伸的呼號悲苦，體現了海內外同胞精忠血忱，尤其是顯示了志士仁人堅忍圖成的民族智慧和民族定力！中正在此要發表由衷的感慨。

國父說：「憲法者，國家之組織法，民權之保證書也。」今天國民大會顯著的成就，乃在謀國家法統的昌大——由於憲法臨時條款的修訂，就業已可以預期自由地區，海外地區，青年才俊的結合，民意基礎的擴大，而這亦就是我們戡亂復國力量的總集中！

國民大會又一顯著的成就，乃在謀民族命運的綿舉和發展——由於憲法臨時條款的授權，亦就使政府力足以肆應變局，從而保有其突破一切艱難險阻的自信。這也就是中華民族終必由剝而復，貞下啓元的再保證！

由於我們有着這樣一個大有為的國民大會，乃必能組成一個大有為的中央政府。

只是這次大會同仁，與海內外同胞又復要求中正接受第五任總統的徵召，實不勝其惶恐愧負！大會不替中正以蹉跎之過，而仍委以戡亂復國之責，乃益使中正感激馳驅，義無反顧，當誓以有生之年，竭其忠盡之力，內除毛賊奸凶的亂源，即所以外致自由亞洲和平正義的福祉。

誠然，眼前短視的、曲解的人們，常常不惜枉尋直尺，不惜以黑為白，並徒以一時衆寡之勢，妄肆危言之誣。惟獨我們中華民族，確認仁暴的定律，乃是「為存政者雖小必成，為亡政者雖大必亡」。

所以我們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從無畏於憂患橫逆，而又能神清志定，自拔於憂患橫逆之中！

奸匪毛賊的悖逆篡竊，乃為我億萬人心之所誓死反對，世人暫時或尚懾於其暴力詐術，但歷史必斥之為亂賊篡逆！

今天大陸億萬同胞，雖陷身於毛賊的血污黑獄，而時時刻刻翹首東望的，卻是我們三民主義的青天白日。

因此，大家憑仗信心，就能遏阻衝擊自由正義的姑息逆流！

只要根據事實，就能打破毛賊奸匪所謂「和平原則」的狡詐詭計！

只要一切為倫理、民主、科學的建設盡力，就是為除殘去暴，復國建國大業，開創新生新運。

這場戡亂復國的戰爭，原就是維護憲政的戰爭，每一位代表同仁就都象徵一支正義的精神戰力；民主政治，原就是責任政治，中正既承全國國民推任之重，自當與嚴副總統追隨我國會以及軍民同胞，一齊來對復國建國大業負責，一齊來開創三民主義世紀無比的功烈光輝。

現在我們來高呼：民主憲政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擁護 總統為民主憲政而奮鬥

李啓元

恭祝 蔣公就任第五任總統

國民大會於六十一年二月廿日在臺北陽明山舉行第五次會議時，蔣總統首先指出：「中華民國的一部近代史，原就是一部為自由正義民主憲政而堅持不懈的奮鬥史——中華民國憲法，就是這一部奮鬥史的見證，亦就是全國國民生存生活的保障，國家民族攸關政治的總目標。」最後「深望代表同仁，善盡其重開國家新運的責任，於憲政體制，捐小全大，而不以偏概全；善盡其廣大選民的意願，於世變紛紜之中，守經達變，而不以變移守。今天大家所當慎思明辨者，即在國家法統的昌大，所當操危慮患者，唯在民族命運的綿長，中正自許身國民革命，已六十餘年，與我代表同仁，竭其苦心毅力，以維護民主憲政，亦已廿有五年。」這是說明中國國民黨近百年的黨史，就是為建立民主憲政而奮鬥的紀錄。中華民國的憲法不但是中國國民黨的奮鬥目標，也是全國人民為維護其民主自由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最高法律。同時，總統希望國大代表切實做到二點：一為善盡其重開國家新運的責任，以昌大國家法統，而不能以偏概全；一為善盡其廣大選民的意願，以綿長民族命運，而不能以變移守，其目的就是為維護依據中華民國憲法所建立的民主憲政體制。

回溯 國父倡導國民革命，畢生奮鬥的目的，在於復興中華，建立民國。辛亥革命，摧毀了四千餘年的君主政體，推翻了二百餘年的滿清專制，就是為實現三民主義的民主政治，建立五權憲法的政府體制。民國元年，國父功成不居，把總統職位讓於袁世凱，以及護法北伐始終一致的奮鬥，都是為了實現三民主義的民主憲政體制。總統蔣公繼承 國父遺志，於十七年完成北伐後，因民主憲政的內在阻力消除，就依照建國大綱的步驟，結束軍政，開始訓政，並以完成憲政為建國的最大目標。國民政府於廿五年五月五日公布憲章，全國各地就開始進行國民大會代表的選舉，並定於廿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日本帝國主義唯恐中國行憲成功，發動七七事變，侵略我國，蔣總統以和平絕望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為了保衛民族生存，號召全國從事神聖的抗戰。因軍事緊張戰事擴大，國民大會也就一再延期無法舉行。

抗戰勝利後，妨礙民主憲政的外患雖然消除了，但國內毛共的武裝叛亂，却又阻礙了行憲工作。蔣總統為期舉國一致精誠團結共同為行憲而努力，於卅五年一月間邀約包括共黨在內的各黨各派代表及社會賢達於一堂，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和平建國大計。關於修正五憲草的原則擴大國大代表名額以

及確定卅五年五月五日為召集國民大會的日期，都是依照包括毛共在內的各黨派要求決定的。待國民政府依照政治協商會議決定事項，次第實施後，毛共反而不履行協議。政府努力於復員和建設，而共匪則到處破壞，政府積極準備召開國民大會和制憲工作，而共匪則始而牽制，繼而拒絕，終至公開叛亂。

國民政府於卅六年元月公布憲法後，共匪認為中國一旦實行了民主憲政，他就無法實行其出賣國家危害民族的階級專政，於是悍然反對憲法，反對行憲的國民大會。從此共匪就甘心作民主的敵人，作國家的敵人，而展開更瘋狂的武裝叛亂，更兇殘的屠戮毀滅。我們開始行憲，要為國家策久遠的安全，而共匪所要的是混亂，我們要保障人民的生活和民族的生存，而共匪所要製造的則是飢餓貧窮與滅亡。

蔣總統為了早日結束訓政實施憲政還政於民以完成建國大業的最後目標。他認為這一個最後目標一天不能達成，就是 國父的遺志一天沒有達成，也就是我們對國家對人民對革命先烈一天沒有盡到責任。因此就一面召開國民大會，一面下令戡亂，以剷除建國的障礙與民主的敵人。同時他還要求大家把戡亂與行憲應該同等重視，不要因戡亂而延緩憲政的實施，也正因為要保障憲政的成功，不能不同心協力的戡亂。過去這些國內外的反動勢力，無不是出其全力來阻礙我們憲法的制頒及民主憲政的實施，今後更要變本加厲製造冠冕堂皇的理由，以破壞憲法，消除憲政。蔣總統在過去已衝破了層層阻力，克服了種種困難，以維護憲法的尊嚴及民主憲政體制，我們相信 總統連任就職後更必珍視憲法的價值，去除民主的障礙，維護民主憲政體制。

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已於三月廿五日閉幕，在開會前，海內外同胞全體一致的願望，是敦促 蔣總統競選連任，國大代表於三月廿一日以百分之九十九點三的票選舉 蔣公連任第五任總統，這可以說國大代表已盡到了「善盡其廣大選民的意願」及海內外同胞一致的希望。而且依照憲法規定又組成了「大有為的中央政府」，繼續領導戡亂，以維護民主憲政，消除匪偽暴政，如果還有人藉故挑剔，認為國民大會還不如不開為好的話，是不是忘了我們還有一部憲法須要遵守？人人都知道匪偽僅備偽憲法，開垮則少奇後，至今已五年之久，不知喊叫了多少年，多少次，都是再開不成偽人民代表大會，當然也無法選出匪偽政權的主席。所以我們依照憲法規定如期召開國民大會，組成中央政府，是為維護憲法以鞏固領導中心，不是要砸爛憲法不開國民大會，讓匪偽開

心。

我們的社會是開放社會，人人有過問政治批評得失甚至要求革新進步的自由，但進步須在安定中發展，安定須賴民主法治來維護。所以在民主憲政體制下的人民，爲了創造進步保障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首先人人必須要有一個法治觀念。其次無論任何人對於國是發表高論，不要離開反攻復國的基本國策，

總統選舉日所感

胡格金台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係我第五次國民大會代表投票選舉第五任總統的良辰，此一俱有歷史意義日子的前夕，天氣忽然轉壞，雲層浮現於天空。晚間還有陣雨，街頭巷尾的人羣中聽到有人說：明天是總統大選的日子，但願有個好天氣，可見我國的國人如何的殷望。蔣公能在良好的天氣裏當選第五任總統！果然天公不拂大眾心願，是日清晨東方發白，萬里晴空，祇見光芒四射的旭日嫋嫋的昇於東方，新鮮的空氣磅礴於大地，乘坐交通車駛往陽明山途中，祇見蔚藍的天空，碧綠的地面，上下相輝映，五顏六色的花卉吐露芬芳，莊嚴華麗的中山樓屹立于高崗象徵着三民主義永遠長存良辰美景，預示我國前途光明，國運昌隆。

所有代表們都與高彩烈的到達中山樓文化堂門口，魚貫而入大會場，每人的面孔，都表露出愉快的心情，更難得的是病重而不能行動的代表們，乘坐醫院的車或乘備用的專車，在醫護人員的照顧和其家人的陪同下掙扎起來大會堂，大會秘書處以策安全計，曾勸告病患較重的代表最好不必來，但他們非來不可，爲的是要投他們選舉。蔣公的神聖一票，這不但他們每位代表擁護。蔣公連任總統的每一顆的赤心，同時代表了他們每一地區或每一單位的選民意願，所以他們的心目中，只要一息尚存，絕不放棄的神聖一票的使命來安其內心。其志其行，實令人欽仰。由此而推，今天出席的一千多位代表，同樣代表了一千多個不同的地區和單位的選民而來投他們的票，的確確代表了大陸全體同胞選民的總意和臺灣一千五百萬軍民及海外一千八百萬僑胞一致擁護。蔣公連任第五任總統的願望而投神聖的選票也。投票結果。蔣公以百分之九十九點三的高票額光榮的當選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真是天與人歸，盛德昭彰也。此一喜訊一發佈，全國各界，歡喜若狂，立刻燃放鞭炮，舉辦多采多姿的各項慶祝活動，歡呼。總統蔣公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蔣總統在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典禮的致詞中說：「中華民國的一部憲法，近代史，原就是一部爲自由，正義，民主憲政而堅持不懈的奮鬥史！中華民國的憲法就是一部奮鬥史的見證，亦就是全體國民生存生活的保障，國家民

尤其不宜只談理想，傷害到憲法的尊嚴。憲法是國家組織的根本大法，也是民主憲政的保證書，「戡亂復國的戰爭，原就是維護憲政的戰爭。」蔣總統在過去已爲維護憲政奮鬥廿五年，現在。蔣公就任第五任總統，我們尤應同心協力擁護。總統繼續爲民主憲政而奮鬥，以完成戡亂復國的任務，把這一部莊嚴神聖的憲法，完整的帶回大陸，交給七億五千萬同胞。

族攪亂政治的總目標」。吾人恭讀此一段致詞，不禁回到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爲建立民主憲政體制而奮鬥的光榮歷史。國父經十次的失敗，終於推翻滿清君主政體，建立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推行民主政治，其臨時約法即三民主義爲基礎的現行憲法前身。袁世凱一心沉於皇帝美夢，撕毀約法，自稱洪憲黃帝，終於在國父領導下的護法戰役軍前敗亡。因時機未成熟，國父未能立刻達成制憲目的，因此在其遺囑中，特別着重「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蔣總統受國父的重託，即於抗戰勝利之初，即時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制憲。但毛共及其他黨派以「合作」爲詞，建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來拖延制憲大計。蔣公看穿毛共陰謀，毅然決然於三十五年多在南京召開國民制憲大會，制定憲法。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過，翌年一月一日公佈。可知中華民國的現行憲法乃是國父與。蔣公及諸革命先烈流血流汗所得的果實。

毛共深恐憲政的推行，對匪黨不利，乃加緊叛亂，企圖破壞憲政體制，正在南京集會的第一屆國民大會全體代表選舉。蔣公爲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外並依照憲法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程序，訂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因應變局。惟是年國內外情勢日以惡化，和談份子，竟勸。蔣公退休，蔣公向以國家利益爲重，不以個人去留爲念，即將元首職位交於李代總統，引退返回故居奉化。但局勢更形險惡，政府先遷廣州，再遷臺灣，多數代表隨同政府來臺，李代總統不來臺灣，直赴美國，而臺灣風雲緊急，人心惶惶，這是憲政史上最暗淡危急時期。來臺一千多位代表，敦請。蔣公復職以挽救危局，蔣公激於救國心切，即於三十九年復職，積極生聚教養，勵精圖治，並依臨時條款所定總統不受連任一次的限制，連任三、四任總統，推行憲政，建設臺灣金馬地區，厚植反攻力量，使臺灣成爲經濟成長率最速的國家，此乃我國憲政由暗淡危急之秋，進入光明安穩時代，成爲民主自由的燈塔，人民權益的保障。

未料去年七月十五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宣佈訪問匪區，鼓勵姑息份子進一步爲匪打氣，致使共匪在親匪媚匪國家牽引之下得以混入聯合國，逼我退出此一

國際組織。再正當我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的第二日尼克森先生到北平與周恩來會談，並在上海發表所謂美匪和平共存的聯合公報，增添毛匪的氣燄，對我憲政史上又投一陰影。但多難興邦，股憂啓聖，我們全體表面對變局，廣泛交換執政黨，在野黨及無黨無派各代表的意見，獲得一致的結論，決定共同的目的，為擴大政治基礎，鞏固領導中心，修訂憲法臨時條款，擴大授權總統，增加自由地區與僑居海外國民的中央民意代表名額，使全國才俊和愛國僑胞齊集於中央民意機構，行使憲法所賦與的職權，並使政府有足夠力量以肆應

西藏佛學源流與佛教各派學說

虞 怡

西藏民族，至隋唐之際，始聞於中夏，所謂吐蕃是也。據西藏之史書，以為遠在東晉即西元三百三十年頃，西藏王統第二十六世捨陀朵囉思顏贊（Toti-oringyan-tsan）時，已有寶篋經等佛典傳入，其說無徵，未可盡信。唐初，吐蕃有王，曰松贊噶木布（Sron tsan Gampo）（王於西藏王統，為第三十世），實為西藏佛教文化之創建者，時西藏尚無文字，王鑒於與隣國往還及治理民衆，頒行法令之不便，乃遣大臣子弟端美三菩薩（Thomi Sambhota）等赴印度，學習梵文，研求佛學。端美返藏後，以梵文為藍本，創制西藏文字，並譯寶篋、寶篋等經。是為佛教傳入西藏之始。

王於唐貞觀十五年，娶唐室文成公主為后。公主信仰佛教甚篤，携佛像經卷多種以隨。先是二年前，王納巴勒布國（即尼婆羅，今尼泊爾）王女為妃，妃亦佛教信徒。王受二后感化，不惟本身奉佛教，且弘通之。時印度尼婆羅、漢土等之僧衆，來藏者亦夥。西藏在松贊噶木布時，不惟佛教稱盛，伴隨之輸入外國文物之結果，西藏文化之進步，亦以此時為著。

佛教傳入西藏以前，藏土已有一種拜物神教，名曰班布教（Bonpa），禁咒役神以為禍福，其形式頗有與佛教中之密宗相似處。佛教傳入中國之初，與班布並行，然佛教漸占優勢，因而此二教漸相衝突，雖佛教卒戰勝班布教而同化之，而佛教之本質，亦因吸收同化作用而略異於前，歲月遷流，化而為今日之喇嘛教（Lamaism）。

松贊噶木布三世後，其子曰棄繯隨贊，娶唐中宗所養章懷太子賢之孫女金城公主為后，王欲繼高祖松贊噶木布譯經弘法之大業，遣使赴印度延聘高僧，研習佛典，又由漢文經典譯出金光明經等，並修建八寺，以安置所謂高僧及佛典。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棄繯隨贊卒，金城公主所出王子赤松持贊（Tisong Detsan）即位，王，松贊噶木布以來之英主也，金城公主為佛教信徒，王受

國際多變局勢，扭轉逆流，鞏固憲政宏基。

國際間暗流如後浪推前浪起伏不已，我國當前處境如孤舟飄流於驚濤駭浪的大海面，隨時都有遭逢危難之虞，我們必須以風雨同舟和衷共濟的精神在蔣總統的英明領導下共同奮鬥，開創新機運，宏揚我憲政。無憲法中央民意代表無以產生，無中央民意代表憲法無以宏揚，發揮功能中央民意機構的加強，就是憲政宏揚的前奏，瞻望前程，曷勝藻頌，這是本文的所感，也是本文的新希望。

其感化，盛弘佛教，自印度延大德寂護（即善海大師）（Santarakshita）來藏，時佛教之推行，仍為諸不信佛之臣庶所阻，於是寂護請於藏王，延當時那爛陀寺之碩學真言瑜伽派之大德蓮華生（Padma-Sambhava）來藏弘法，其他高僧，亦陸續來藏。蓮華生偕其弟子二十五人在藏，以密乘咒法摧伏外道，護持佛法；功既成，王於拉薩郊外之桑志（Samsayos）建寺名曰桑志寺，以寂護為第一世，為統率僧衆，始置所謂喇嘛（Lama）。喇嘛者，西藏語，譯云師長，呼長老之語。最初為喇嘛者，繼承寂護之吉祥音也。蓮華生未幾自藏返印。蓮華生弘中觀，兼唱密乘，又調和西藏原有之班布教與佛教，於是西藏佛教採取密乘佛教與班布教融合之形式。

時西藏已有僧衆，通梵者亦夥，王遂請寂護等論師及從寂護出家之遍照護等，暨法光等譯師，廣譯佛典。此期所譯出之經論，依遍照護譯師傳中所說，顯教：大小乘三藏悉備；密教：事部，行部，瑜伽部，大瑜伽部悉備。

寂護臨示寂時，囑王延其弟子蓮華戒來藏，時有漢僧曰摩訶衍那（譯云大乘）者，判佛教為顯漸二門，其說與漢土之禪宗相似，藏土僧俗，多樂彼道，惟吉祥音與寶護等，仍依寂護之教法而修，諍論囂然，久莫能決。蓮華戒至桑志後，王集兩派之學者，令互相辯難，判定是非。辯論之結果，中觀派勝。遂對摩訶衍那送還漢土，自此藏土皆宗中觀。

此後王統三傳至西藏王統第三十八世赤巴（Ralpacdan）王，此王亦信仰佛教，以十善法治國，王鑒於歷代所譯佛典，用藏土粗澀之法語，且譯師來自漢土、于闐、波斯、尼婆羅等地，各以方言土語攙入經教；乃遣使赴印度延論師勝友（Jina mitra）等，並集藏土譯人寶王護等為助。寶王護等，依印土大小乘教典及聲明諸論，釐訂譯語，並將所譯成之名句，編為辭彙，詳加訓詁，又將前譯悉數刊正。此時所譯出之佛典極夥。

王對於僧衆，敬禮有加，供奉極厚，朝政無論巨細，皆請決於高僧，以此

之故，招一般權臣之嫉視，人民亦多生反感，西元八百九十九年頃（對此年代有異說），權臣拔買朵惹等反佛教派弑王，擁反佛教派之首領王兄朗達爾瑪即位，朗達爾瑪性素殘暴，在位時，竭力毀滅佛教，拆毀寺院，遷移佛像，強令僧衆還俗，其不還俗者，或殺或逐。經典或焚或棄。然此王在位僅三年，亦爲喇嘛拉薩吉祥金剛所弑。以後內戰迭興，全國裂爲無數小王國。

當朗達爾瑪毀滅佛教之際，有苾芻（舊譯比丘，出家爲佛弟子受具足戒者之通名）藏饒薩、錦格翼、瑪釋迦牟尼等三人，修道拉薩西南曲阿山間，聞訊載所有律藏經典，繞道逃之安多 Amdo，次由安多逃之喀木 Kam（即今西康），於瑪薩之金剛崖洞中潛修。拉薩吉祥金剛亦逃之喀木。有穆薩薩跋者，依藏饒薩等三人，受具足戒，爲苾芻，名喇動貢巴饒巴。喇動得戒五年，藏中均傳喀木有佛法住世，桑苾智幢王，遂資送魯梅戒慧等十人，赴喀木學法。魯木等既抵喀木，依喇動受具。後此諸人，先後返藏，分散各處，廣建道場，盛度僧衆，佛法賴以漸興。

時復有後藏噶日（即今阿里）王闍惹者，志欲紹繼先王弘揚佛法之大業，傳王位於其姪，自與二子同出家，法名智光。智光對於當時一般在家咒師，曲解密法，攙入邪教，頗資疑惑，乃遣青年子弟寶賢等二十一人，赴印學法。寶賢學成返藏時，請有印度論師作信繼等，廣譯顯密一切教典。然於復興西藏之大業尤關重要者，智光及其姪菩提提喇喇教之改革者大聖阿底峽 Atiśa 來藏弘法也。

阿底峽，東印度邦伽羅人，博通顯密，嘗爲超岩上座，並任十八寺之住持，智光菩提光，聞其德望，先後延請，乃應聘入藏，於噶日駐錫三年，靖塘九年，衛藏及餘處五年，遊化各方，凡將念載，爲諸清信士開示顯密教典教授，其間復從事翻譯，並著述菩提道炬論等，闡明佛法之本旨及修行之次第。此論明三藏四續及一切註釋，無一字可捨，悉組織爲一補持伽羅（舊譯日人，或衆生，新譯日數取趣謂數數往來諸趣也。）成佛之次第，總攝顯密，以調心爲主，以甚深見。廣大行二派（即瑜伽中觀二派）之教授而爲莊嚴。阿底峽示寂後，其弟子仲敦等益張其說，遂有所謂甘丹派，甘，譯云聖教，又譯佛語；丹，譯教授、教誡，即一切聖教皆教授教誡之意。自是厥後，甲論乙駁，西藏佛教，漸呈分宗立派之盛況。

其時新宗派勃興，密乘尤爲一時所崇尚，佛教史家，因名松贊噶木布至徠巴瞻時所弘之密乘爲前傳，而別舊有之密乘學者爲寧瑪派 Nyingma（譯云舊派）。阿底峽及其弟子仲敦所開之甘丹派者，革新派此派之改革，趨於極端；於是稍折衷之半革新派薩迦派 Saka 迦魯派 Kargyut 等，此三大新派，加舊

派即寧瑪派，爲根本四派，自此根本四派，更分出若干之支派。

西元十三世紀，元世祖忽必烈郡縣土番（吐蕃之異譯）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發思巴 Baśan-pa，發思巴，本名惹幢，薩迦派之第五祖也，十九歲時，應召至蒙古，世祖禮爲師，而以西藏之統治權授之，世祖即位之九年，尊爲國師，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三十一歲時，受命造蒙古新字，字成，詔頒行天下，廿號大寶法王，更賜玉印。至元十一年，返藏，十六年，示寂，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眞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發思巴返藏時，世祖以其弟亦憐眞嗣位，自是每帝師一人示寂，必自藏取一人爲嗣。

發思巴統治西藏時，教務親自處理，政事則任命大臣爲攝政處理之。然薩迦派掌握西藏政權，僅七十五年，即爲迦魯派所奪。迦魯派掌握西藏政權，凡三百年，至明思宗時，爲西藏中部之藏巴汗所奪。

西藏佛教，至元末明初時，顯密教法，零落略盡，加以一般喇嘛，歷受元明二代之尊仰，習於奢侈，棄戒律如糠粃，於是偉大之宗教改革家宗喀巴 Tsong-k'apa 應運而生。

宗喀巴以元順帝至正十七年（通常作明成祖永樂十五年，實誤。）生，初從迦魯派師出家，繼與迦魯派及他派寺中學法，既又學於甘丹派，受甘丹道次第之傳承。凡藏中所有經論，皆深入其智爐，鎔融無礙。既而洞知各派之流弊，慨然以革新西藏佛教爲己任，因於西藏佛教之中，別樹一幟，尊經教，尙戒律；並採擷各派所長，綜合組織，著菩提道次第論等，將顯密兩宗加以整理，屏除後世所增加之意見，闡明佛法原有之真義及菩提道之次第，若顧若密，皆建立修行一定之程序。

西藏佛教中興時，諸弘揚戒律者，皆倡戴紅帽，宗喀巴於學成時，即改其帽爲黃色，揭槩以弘持戒律爲宗旨，其徒衆皆戴黃帽，以示與舊有各派之紅帽別，世因目爲黃帽派，又稱黃教，其徒衆皆尚清修，學行卓然出舊有各派上。

宗喀巴之弟子甚夥，其最能傳弘其學者，賈曹及克主二人，遂有所謂格魯派 Gelug。其中賈曹，於宗喀巴示寂後，繼承其法位。此派後產生所謂達賴班禪二喇嘛，次第開宗教政治之端緒，而皆號稱宗喀巴之弟子所轉生，謂達賴之第一輩爲根敦主，班禪則克主也。達賴相承迄今爲第十四輩，班禪則爲第十輩。第五輩達賴，本名羅桑嘉錯，時後藏爲藏巴汗所統治，羅桑嘉錯招額魯持蒙古和碩特部（青海附近）固始汗逐之。固始汗以西藏統治權交羅桑嘉錯，羅桑嘉錯遂登法王大寶，爲西藏近代統治者之始祖，所謂達賴，即固始汗所上尊號也，達賴，蒙古語，譯云大海，喻其福慧廣大如海。固始汗入後藏時，置

第五輩達賴之師羅桑却結於札什倫布，統治後藏之教務，是為第一輩班禪。

宗喀巴之學說，自明至今，流行藏土，歷六百餘年不替。

西藏佛教，如前所述，自阿底峽以後，生宗派之區別，除寧瑪、甘丹、薩迦、迦魯、格魯外，尚有紫解、覺宇、覺朗、博東、布魯等派。而寧瑪、薩迦、迦魯、格魯，為大。第至較近，則西藏本土之佛教，以格魯一派即宗喀巴之學說為正統，寧瑪、薩迦、迦魯諸派，皆為附庸，此諸派，在西康，亦尚有少數寺院焉。茲略述各派之學說於左：

①寧瑪派 此派以蓮華生為開祖，其中心教義，為大圓滿之見修，此派以為吾人之心，本自清淨，萬德莊嚴，三身圓滿，不假造作，本自現成，故其大圓滿法，重在無作任運，覺照當下一心，由其自顯現淨智，契證空性，而得解脫。

②甘丹派 此派起於宋代，以阿底峽為開祖，而正式建立此派者，仲敦也。此派成立後，弘揚偏於全藏，在宋元兩代間，西藏中興之佛教，以此派為最盛，洎宗喀巴崛起，遂融合於格魯派，故格魯派亦稱新甘丹派。阿底峽之菩提道炬論，立三士道，初總說三士道，次別釋上士道。總說三士道中，判一補持加羅成佛之次第，為下、中、殊勝（上）三士道；謂以諸方便於人天樂求自攝利者，為下士；厭棄三有樂，遮惡業為性，求自寂靜利者，為中士；以自身所苦，普例於他，欲正斷盡他一切有情苦者，為上士，惟此上士，堪任大乘，自餘則凡小而已。別釋上士道中，謂對於如是欲得勝菩提之勝有情即上士，當說菩提賢，金洲等師長（俱阿底峽師）所示正方便。正方便有二：一顯密共行，二密乘不共行。顯密共行，謂依三寶，發菩提心，修神通利他有情，而後雙運智慧與方便，以積集福德智慧二資糧。密乘不共行，謂以能速疾圓滿自他二利之大乘密咒方便，速疾圓滿二資糧。成無上菩提。阿底峽之於慧學，全宗月稱派之中觀見，故阿底峽所許中觀，如咒虛空，衆馬亂現，如是顯現，亦惟有種種現象而已，若此所依之實法，雖就世俗，亦不許有。

③薩迦派 此派亦起於宋代，其創立者曰薩迦寶王，而以其子慶喜藏為初祖，薩迦，譯云白土，依地域立名，寶王依譯人卓彌釋迦智，盡學後譯顯密諸典，後於本波山白土中建寺，聚徒講學，遂有所謂薩迦派。寶王而後，有慶喜藏，福頂，名稱幢，薩班，慧幢，號薩迦五祖。此派之教義，極不一致，有為自續派（清辨、寂護等）之中觀見，有為應成派（佛護、月稱等）之中觀見，有為中觀，有為唯識，亦有為大圓滿派及覺朗派見者，但此派亦有其一致不共之教義，曰明空無別，或生死涅槃無別。

④迦魯派 此派亦起於宋代，以瑪爾巴為開祖，迦、譯云語，學，譯云傳，義謂受持師長之親語教授而傳承也。瑪爾巴嘗三赴印度，依密乘學者超岩寺那若巴論師等，盡學勝樂，大幻，佛頂，歡喜金剛，四座，集密等法，並依彌

勒巴大手印之教授，契證空性。返藏後，廣傳密法，得其教授者，有彌拉聞喜等四大弟子。此派之教義，為月稱派之中觀見，以瑪爾巴生平，致力於弘揚那若巴與彌勒巴之教授，而此二師，皆月稱派也。然瑪爾巴亦嘗宣說唯識等見。彌拉聞喜之詩歌中，亦時時表現其為月稱中觀見。再傳至達波，更融合阿底峽之菩提道炬，與彌勒巴大手印之教授，著莊嚴解脫道論。至迦瑪巴與帕摩主巴，則更糅合薩迦派所傳各種教授。末復趨向於超越次第或專注一趣都不作意之思想，更有轉入舊派密法之勢。

⑤格魯派 此派起於元末，以宗喀巴為開祖，格魯，譯云善行，即謹守律儀之意。亦稱噶魯派，以宗喀巴嘗於噶登建寺，故名，又稱新甘丹派，以祖述阿底峽之學說故。宗喀巴綜貫印藏所傳顯密諸說，成一新體系，然其中心教義，蓋本諸阿底峽之學說而益發揚光大之，如阿底峽宗月稱中觀見，宗喀巴亦以中觀應成派為正宗，其立說悉準據月稱。又阿底峽判一補持加羅成佛之次第，為下中上三士，宗喀巴亦立三士道，攝一切法。其菩提道次第論，大綱分四：一道前基礎，二共下士道次，三共中士道次，四上士道次。道前基礎，為下中上三士共道，謂依止善知識，為菩提道之根本。一切安樂妙善之本源，既為善知識，故於最初應極恭敬依止親近承事。次應思惟此身離八無暇自他圓滿，有大義利，最難難得，發願實修行正法之欲樂。共下士道次者，人天乘之正行，五乘佛法之共道，謂若未滅求現世圓滿之心，則於後世及解脫成佛等大事，不生猛利之希求；故當勤修人身無常及死後流轉惡趣苦，由此生怖畏心，誠信三寶，次於業果引發堅固深忍之信解，勤修十善，減十不善。共中士道次者，二乘解脫之要道，三乘出世之共法，謂當多思惟若總若別生死過患，總於生死令心厭捨，次由於苦集二諦及十二緣起門中思惟，知生死衆苦，皆由有漏業生，業復由煩惱起，發真實樂斷欲。便總於解脫生死之戒定慧三學，當勤修學；別於自所受之別解脫律儀，當善守護。上士道次者，菩薩道行謂作意思惟：如自墮於三有苦海，一切有情，亦皆同爾，當勤修以慈悲為本之大菩提心，必令生起；若略能生起菩提心相，當學學處，以堅固願心。次應聽聞菩提所有諸廣大行，發猛利樂修學欲。發此心已，當如法受行心儀，修學成熟自身之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智慧），及成熟他身之四攝（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等。次當修學後二度，故當善巧修靜慮法，引發正定；又於相續當生清淨遠離斷常之二無我見，得彼見已，當住見上善知清淨修法而修。即於如是之靜慮及般若，施設止觀之名。道次釋止觀自性，謂依定住心，說名為止；善擇法慧，說名為觀。而其釋止，邊喻加立說；其釋觀，則依龍猛中觀，而全宗佛護月稱釋論。如是善修顯密共道之後，當入金剛乘（密乘），以能速疾圓滿二資糧故。

俄羅斯與喀爾瑪克蒙古

(上)

維爾納次基原 著
George V. Vernadsky
蕭廣信·劉學銑 合譯

I

西元一二〇六年（譯者按即我國南宋寧宗開禧二年，亦即金章宗泰和六年），在蒙古各部落的「庫利爾臺」（Kurultai 譯註一）上，鐵木真被推尊爲成吉思可汗（譯註二），這樣奠定了蒙古帝國的基礎。

譯註一：據日人箭內互所著元朝制度考一書稱：「庫利爾臺（Kurultai）在蒙古語中原只爲聚會之義，不問其規模大小，一切聚會，皆適用之。然按所謂庫利爾臺者，則專指蒙古帝國時代，因協議國家重大事件而開之聚會，非指單純之個人的會議或宴會者」。

譯註二：成吉思可汗之意義有各種不同說法，黎東方氏於「細說元朝」一書中說：「成吉思」這個名詞可能爲「騰吉思」之訛轉，意思是「海」。可汗，是大汗、皇帝。合起來，便是「海內的皇帝」。法國伯希和如此說，我國姚從吾與札奇斯欽二氏，均認爲很對。但胡耐安氏於所著「邊政通論」（商務版）中則認爲：「……蒙古語『成』義『氣力強固』；『吉斯』義『多數』；義即多數擁戴之氣力強固的大可汗」。其餘尚有認爲「萬主之王」、「蒙汗之汗」等，總之，成吉思汗之義實含有至高無上皇帝之意。

在此後半個世紀裏，無論中國、中亞、伊朗、高加索以及俄羅斯等地都相繼被蒙古人所征服。這時的蒙古帝國的領域西起多瑙河和喀爾巴阡山、東到太平洋濱，而中國的北京也就成爲帝國的首都。蒙古人在中國建立了正統的元朝，在西元一三六八年元朝敗亡之前，蒙古的「可汗」還是俄羅斯各公侯的最高君王（原註一、譯註三）。

原註一：見 Vernadsky 所著「蒙古與俄羅斯」一書。

譯註三：按西元一三六八年係徐達、常遇春等入大都之年（或說在一三六九年），元順帝雖退出大都，但元朝並未滅亡，其後蒙古雖去元帝號，但統治俄羅斯的是欽察汗國，元朝皇帝只是所有蒙古各汗國名義上的共主，而欽察汗國統治俄羅斯長達二百四十多年（西元一二四三—一四八〇年），與元朝之覆滅與否，並無關係，此處原作者故意不提欽察汗國，似有意避開欽察汗國曾統治俄羅斯之史實。

喀爾瑪克人（Kalmak or Kalmuck 即厄魯特人 Orat 譯註四）乃蒙古古族之西支；因此，從整個歷史觀點來看，喀爾瑪克（以及其他的蒙古古族支）是在元朝的蒙古皇帝征服俄羅斯時統治着俄國，可是如果從一個更爲固定的意義來說，俄羅斯與喀爾瑪克的關係，實始於十六世紀末期及十七世紀初期，因爲那時俄羅斯人正向西伯利亞發展。

譯註四：此處喀爾瑪克人其範圍，是廣義的是指所有厄魯特各部蒙古而言，厄魯特或作額魯特，關於額魯特蒙古請參看拙撰「漠西及青海額魯特蒙古簡志」一文，文刊中國邊政第卅一期，五十九年十月出版。

這時的蒙古人，爲了政治上的理由，分別居住在蒙古本部、貝加爾湖沿岸以及準噶爾盆地，而分爲四支——喀爾瑪克蒙古人、內蒙古的蒙古人、布里雅特蒙古人和喀爾喀蒙古人（原註二）。至於其他部族則沒有統一，而東部的蒙古人與厄魯特之間却時時都處於相互敵對的狀態（譯註五）。

原註二：見 Poppe, p. 60.

譯註五：按原文所稱「東部蒙古人與厄魯特之間却時時都處於相互敵對的狀態」一句，係指韃靼與瓦剌、喀爾喀與準噶爾之對立而言。

從地緣政治學的觀點看來，蒙古是中俄兩國間的緩衝地帶（譯註六），十七世紀初期，明朝對於滿洲人的日益壯大甚爲恐懼，可是後來滿清還是滅了明朝（一六四四年）。十七世紀初期，俄羅斯向東發展還處於萌芽的階段，可是已有了相當的「成就」，後來，喀爾喀和內蒙相繼被滿清平服，可是布里雅特蒙古人亦被俄羅斯人滅了。這是厄魯特蒙古（即喀爾瑪克蒙古）人欲長期維持獨立，謹慎地苟延於中俄之間。

譯註六：原著者是俄國最有名的史學家，對於蒙古或漢學均極有研究，但是對我國仍然存着分化的思想，原文「蒙古是中俄兩國間的緩衝地帶」一句就是明證，何以原著者不說烏拉山或西伯利亞是中俄兩國間的緩衝地帶？因爲俄國人認爲不論烏拉山或西伯利亞都是俄國的領土，因此必須要從我國領土中挖出一塊土地作爲緩衝地，這樣既可以削弱我國，又可以製造傀儡政權，今天的僞外蒙古傀儡政權就是從這種構想中蛻變出來的，這種由「學者」筆下描繪出的構想是邪惡的，我們必須要明白其中道理，不能盲目的跟着外國「學者」後頭跑。

II

爲了了解俄羅斯與喀爾瑪克十七世紀的關係的特點起見，一方面須明確地說明厄魯特（喀爾瑪克）部族的組成，而另一方面還得指出在十六、十七世紀之間，俄羅斯「東進」的背景和程度。

然而，我們現有的這個時期關於厄魯特史料却是殘缺不全的（原註三，譯註七）。

原註三：研究這時期厄魯特的史學家見 V. L. Kovtch. 「十七及十八世紀厄魯特史料」，俄羅斯科學院學報第六卷第八冊（一九一九年）p.p. 791-822, 1071-10

92. 1199-1214.

譯註七：中文方面的史料雖為數頗多，但亦殘缺不全，其中較重要的有：明史瓦刺傳、東華錄及續錄乾隆朝、魏源聖武記、張穆蒙古游記等。

無疑地，在厄魯特蒙古族裏，也有其他部族族長的系統，可是這些只有一部分出現在我們的史料上：在伏爾加河（Volga R.）一帶的喀爾瑪克人又另成系統。在加班沙拉普（Gaban Sharap）的「喀爾瑪克歷代帝王錄」（Hal-nak Hadyn Tuji 一七三七年著）一書中屢屢提到這些族長，而在「巴禿·烏巴什·求曼尼」（Batur-Ubashi-Tyman）的「杜爾本厄魯特的傳說」（Dorban Olradyn Tuike 1819 20 譯者按蒙 Dorban 蒙語意為四，亦就是「四厄魯特的傳說」中也提過。再者，我們還要說到這個時期的佛教僧侶，厄魯特佛教的先驅以及喀爾瑪克蒙古文字的創造者熱亞班迪塔（Zaya Pandita, 1599—1662），從這些史料我們可以知道一七一一年以前厄魯特蒙古人的歷史大要。

西元一六四〇年，厄魯特蒙古的貴族大會所制定的法典（*sejin Bichig*）乃是厄魯特蒙古的法律和司法的主要依據，這部法典當時保存於伏爾加河一帶的喀爾瑪克蒙古人的手中（原註四）。

原註四：K. F. Golstunsky, 一六四〇年厄魯特蒙古法典（一八八〇年聖彼得堡）。

Kotvich, pp. 795-797; B. Y. Vladimirtsov, p. 19.

Ryazanovsky, pp. 39-67, 248-257.

Zlatkin, pp. 32-34; M. I. Golman 一六四〇年厄魯特法典俄文版（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史料 pp. 139-162）

關於中國方面的記述，我們將提出兩本書來討論，這兩本書是俄國漢學家雅金夫·比楚林（Iakinif Bichurin）在提及厄魯特蒙古人時所引述的。第一部是「欽定西域同文志」（一七六三年編，原註五，譯註八），另一本是「欽定新疆方略」（一八二〇年發刊於北京，原註六）

原註五：Iakinif Bichurin, 「準噶爾與東土耳其斯坦記事」第二冊（聖彼得堡，一八一九年）。

譯註八：關於「欽定西域同文志」只是一本有關西域的人名、地名、山川名用滿文、漢文、蒙文、維吾爾文及準噶爾文書寫的書，略加註釋而已，對於研究厄魯特的歷史，並無助益，此亦可證外國人引用我國史料往往牛頭不對馬嘴。

原註六：Iakinif Bichurin, 「論厄魯特喀爾瑪克蒙古（十五世紀以迄於今）」（聖彼得堡，一八三四年）。

俄國考古學的文獻對於研究喀爾瑪克歷史，具有極重大的意義，雖然這些史料僅僅涉及俄國東進（應稱東侵始符史實——譯註）及殖民西伯利亞的時代（原註七，譯註九）。

原註七：見 G. F. Miller 所著「西伯利亞史料」。

譯註九：關於俄國東侵史料可參看 David, J. Dailin 所著「俄國侵略遠東史」，王華隆著「俄帝侵華史」，吳湘湘著「俄帝侵略中國史」、董鐸鐸著「俄帝侵華史」，胡秋原著「俄帝侵華史」，程發軔著「中俄國界圖考」及周傳儒著「西伯利開發史」等書。

十七世紀是厄魯特蒙古人的重要時期，那是他們的政治和文化復活的時代，為了要評述這一時期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將近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喀爾瑪克的「中興」，我們就要注意到這個進展（東進——實即東侵）的因素、力量及其弱點，首先是宗教意識的興起（喇嘛教的傳佈），厄魯特部族的統一意識，國際間商業的發展，最後是一系列人材的掘起：如人文方面有熱亞·班迪塔；政治方面有哈拉呼拉（Hara Hula）及其子巴圖爾塔吉（Batur Taisna 塔吉即太子之音譯，詳見下文）、和鄂爾勒克（Ho-urlyuk）等等（譯註十）。

譯註十：巴圖爾塔吉或作巴圖爾塔吉（Batur Gong-Taiji）仍準噶爾部之首長，和鄂爾勒克則為土爾扈特部之首長，土爾扈特部宗王乃與成吉思汗同時代的克烈部王汗之後裔，關於土爾扈特世系請參看劉學鈞所著「土爾扈特喀爾瑪克蒙古簡介」及「土爾扈特源流考證與校補」二書。

在這些削弱喀爾瑪克蒙古人發展因素中，應該注意的是：他們部族生存的基地實在太小了，而且他們和東部蒙古部族既分離又衝突（一六四〇年「全蒙古人聯合」的嘗試沒有什麼深遠的意義，譯註十一），喀爾瑪克蒙古人在軍事和政治上之所以未能強大，其主要障礙在於缺少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和軍隊。一六三四年——一六六五年最強大的厄魯特蒙古人便是準噶爾綽羅斯（Choros）的巴圖爾塔吉太子了（譯註十二），但他並不是唯一的治者，所有的部族也並不臣服於他，若不是厄魯特蒙古人奉行侵略和征服的政策，若不是他們四圍都是強鄰，那麼他們即使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央領導體系，還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在厄魯特蒙古人所處的情況下，缺少一個強大的中央領導體系，便使得喀爾瑪克蒙古人的發展陷於紊亂，最後且出現了導致發展失敗的原因。

譯註十一：西元一六四〇年即清崇德四年亦即明思宗崇禎十三年，其時準噶爾部長巴圖爾塔吉崛起，征服厄魯特各部，以致和碩特部徙牧青海，土爾扈特部徙牧伏加河流域，準噶爾勢力達於極點，但在我國文獻上明末清初之際，並無「全蒙古人聯合」的記載。

譯註十二：巴圖爾塔吉係準噶爾部長，準噶爾姓綽羅斯，依蒙古游牧所載，綽羅斯係元臣罕之姓，準噶爾部即其裔，後因準噶爾部屢次叛清，經康、雍、乾三朝之討伐，始將準噶爾全部綏服，嗣後即不再有準噶爾之名矣！而以其姓綽羅斯為部名。

這二個弱點並不僅是厄魯特蒙古社會及政治體制所特具的缺點，而是當時「蒙古世界」的共同本質。

蒙古人的這種社會體制，烏拉迪米爾卓夫 (B. Y. Vladimirtsov) 稱之為「游牧封建制度的頂峯」；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之前，蒙古是實行「氏族制度」的，在這種基礎上，在蒙古帝國時期，蒙古人每百人、千人、萬人便置一部，專司軍事，而以千為組織的基本單位；烏拉迪米爾卓夫指出：在帝國崩潰以及成吉思汗的繼承人分裂以後，以「千人」作為組織的基本單位，實際上已經是虛有其名了，而事實上被「鄂托克」(Otok) 所取代 (譯註十三)。

譯註十三：「鄂托克」(Otok or Otok) 為蒙語，其意約為萬戶所轄之土地與人民統稱之為鄂托克。

至於「圖門」(Tumen)——「萬人」則並沒有廢棄，可是根據烏拉迪米爾卓夫的看法，「圖門」一詞代表「部落衆多」的意思，並不特是指整整「一萬」而言 (譯註十四)。

譯註十四：按蒙古自達延汗統一大漠南北後，重行編組蒙古各部 (Aimak or Aimag)，分為左右兩翼，每翼含三圖門「圖門」，實含有軍、政雙重作用之政治制度，非僅為萬戶之意，圖門為蒙古中央下的軍政組織。

薩囊澈辰 (Sana Seten) 於一六六二年 (譯者按即清聖祖康熙元年)

所著「東部蒙古史」一書中 (譯註十五)，認為所以蒙古人可分為兩大部分；也就是六「圖門」的蒙古人和四「圖門」的厄魯特人 (原註八)，這裏，我認為有必要提醒者，每一「圖門」絕不止一萬名的「戰士」，根據薩囊澈辰東部蒙古史的記載，厄魯特蒙古人就組成了四個「圖門」，而在帝國時期每一「圖門」就有一萬名戰士，如果根據薩囊澈辰的說，厄魯特蒙古就擁有四萬名戰士了；事實上，我們也可以想見，十七世紀時的厄魯特人是能够組成一支超過這個 (四萬) 名數字的軍隊，不過厄魯特人稱之為「珊」(San 譯註十六) 而已，而不稱為「圖門」(關於「珊」詳見第四節)。

原註八：見 Vladimirtsov

譯註十五：按東部蒙古史即蒙古源流，該書文勝於質，不及蒙古秘史之簡朴率真。

譯註十六：關於珊 (San) 劉學鈞曾於譯 George V. Vernadsky 另一文「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Russo-Kalmuk Relations」(即本文之摘要) 時，於譯註五，誤認 (San) 即 (Sum 蘇木)，當時雖未肯定「珊」即「蘇木」，但仍應於此加以說明，該項譯文刊中國邊政第廿八期按「珊」約有萬餘人，相當於一師 (division)。

在蒙古帝國時期存在着混亂的軍事制度的同時，東部的蒙古人也取消了與異族通婚的「氏族制度」，可是在厄魯特蒙古方面，這種氏族制度仍舊保存着 (原註九)，至於親族間的結合則稱之為「愛瑪克」(Aimak Or Aimag)——也就是支族的意思，每一個「愛瑪克」都有固定的牧地，稱之為「奴土克」(Nuluk)，可是這種地有時仍然可以變動，喀爾瑪克蒙古人通常是過着「

愛瑪克」式的游牧生活「霍屯」(Huton)，烏拉迪爾卓夫認為「霍屯」實際上是氏族的一部份，而且是由一羣生活在一起的族長所推舉一位長者做「阿哈」(Aha) 的組織 (原註十，譯註十七)。巴維爾·尼波里辛 (Pavel Nebolin) 給「霍屯」下了這樣一個定義：「霍屯乃是一羣血統相近的族長的結合，緊密地、不可分割地生活在某一地區，……其中有叩祖父、祖父、父親及兒子、孫子等，而以其長者為這一羣的統治者，合數個「霍屯」就成為一個「愛瑪克」(支族)。(原註十一，譯註十八)。

原註九：同原註八所引書 p. 131-132.

原註十：同原註八所引書 p. 170.

譯註十七：所謂阿哈 (Aha) 係蒙古語，其意為長者，所謂長者不僅指年齡而言，舉凡領導才能、地位等較高者均可稱，為阿哈其意義約略與國語中的「兄」字相當，因「兄」字早已不僅年齡而言。

原註十一：見 Zlatkin, p. 9; Istokov, p. 75.

譯註十八：根據巴維爾·尼波里辛氏所下的定義，霍屯的意義和內地的大家族相當，而與北方或東北的「××寨」、「××村」更為接近，而「霍屯」一字在蒙古語中亦含有寨子或集居的地方意思。

蒙古各部族 (族) 的最高統率者是「大可汗」。然而在十六——十七世紀時可汗的權力却日漸縮小，事實上，可汗却變成了「圖門」——領地主 (ulus) 的支配者，而某些領地的「諸侯」也開始稱「汗」了，例如西元一六六二年翁波·額爾得尼·羅伯桑臺吉 (Ombo Erdeni Lubsan Taiji) 在致書俄羅斯沙皇時就自稱阿勒坦汗 (Altan Khagan) (原註十一)

原註十二：見 Shastina, p. 90; 「文獻」p. 287.

在東部蒙古，成吉思汗的「諸侯」之稱號，大抵均係來自中國，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皇太子」(原註十三)，可是俄國的史書上「皇太子」一詞却被誤譯為 Kontasha，再次一等的稱號是「太子」(Taysha 或作臺吉 Taiji，至於不屬於成吉思汗一系的其他蒙古各部的統治者，則稱為「塞得」(Sayd)，在東部蒙古，他們的地位逐漸式微，而變為「平民」，然而在厄魯特蒙古部族裏，「塞得」們的地位却能保持獨立，從十六世紀中期以來，更有許多「塞得」居然也稱起「皇太子」或「太子」的稱號來了 (原註十四，譯註十九)。

原註十三：見 Vladimirtsov 所著「蒙古與俄羅斯」一書 p. 156.

原註十四：見前註所引書第一五三頁。

譯註十九：「皇太子」或作渾台吉，「太子」或作台吉，前者如巴圖爾渾台吉，後者如青海土爾扈特台吉，甚至稱汗者亦不乏其人，如土爾扈特阿玉奇起稱汗，而瓦刺的也先於擊敗岱總可汗後，在給明朝的國書上居然自稱「大元天聖大可汗」。

這樣說來，在十七世紀初期，厄魯特蒙古中的喀爾瑪克蒙古人是一支遊牧的部族（兀魯斯 ulus）和支族愛瑪克（Aimak or Aimag）所組成的隊伍（原註十五），此時厄魯特蒙古分為四部，也就是：土爾扈特（Torgout or Torgnut）部、和碩特（或作霍碩特 Hoshout or Qosod）部、杜爾伯特（Durbet or Derbet）部以及輝特（Hoyt）部（譯註二十），而每一愛瑪克（支族）乃是不同的愛洛（Aylo）的組合，愛瑪克的統率者，並不一定都服從於「太子」（或作臺吉），而時時可以單獨行事的。

原註十五：見 Vladimirtsov 所著「蒙古與俄羅斯」一書第一百五十六頁至一百五十七頁。

譯註二十：所謂厄魯特四部有三種說法，其一自明以來的說法是：土爾扈特、和碩特、準噶爾及杜爾伯特等四部，後土爾扈特徙牧伏爾加河下游後，所謂厄魯特四部是指和碩特、準噶爾、杜爾伯特及輝特等四部而言，輝特姓伊克明安，初屬於杜爾伯特，土爾扈特西徙後，輝特遂列為四部之一，此為第二種說法，清高宗乾隆三十六年（西元一七七一）以前，土爾扈特部尚未由伏爾加河東返，而準部之亂又已戡平，清高宗原想重建四部衛拉特，這四部是杜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及綽羅斯（準噶爾部的姓，因為準部曾長期擁兵不服，故不願再沿用準部之名）這是第三種說法，以上說法請參看蒙古游牧記卷十一，但無論如何說法，四厄魯特中輝特與土爾扈特絕不同時包含在內，本文作者想對這幾種說不太了解。

在精神方面，宗教是統一的基礎佛教在元朝才傳入蒙古，可是隨着元朝的敗亡，佛教對於蒙古人的影響力大大地減少了，十六世紀中葉以來，蒙古也有人提倡黃教的（原註十六，譯註二十一），上文提到的熱亞班迪塔對厄魯特喀爾瑪克蒙古人的佛教發展，具有極重要的地位（指十七世紀中葉而言），從宗教上講，達賴喇嘛是厄魯特喀爾瑪克蒙古人信仰上的最高權威，而厄魯特的主要族長都表面上向達賴喇嘛歸順，為得是使自己在稱號上能够有更多一層的保證，例如在西元一六四五年的鄂爾勒克（Ho-urlyuk）的兒子舒庫爾岱青（Shukur Daychin）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原註十七）。

原註十六：見 Grunin-Grzhimaylo, p. 486;

Vladimirtsov, pp. 183-184;

Y. N. Ryerikh 之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初期蒙古與西藏之關係，蒙古史料 pp. 188-189, Chernikov, Zapidita (I) pp. 115-128.

譯註廿一：按佛教在西藏的支派喇嘛教，最初的喇嘛教着紅衣戴紅帽，所以稱紅教，後因部份紅教僧，不持戒律，亦有娶妻生子者，於是在明朝洪武年間宗喀巴起而改革，不畜妻室，衣帽亦改為黃色，故亦稱黃教，但正式稱謂應為「格魯派」或喇嘛教的「格魯派」。關於喇嘛傳入蒙古之詳情請參看 John R. Kru-eger 所著「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 Mongolia」一文，文刊美國蒙古協會公報（The Mongolia Society Bulletin）第十卷，一九六八

年出版。

原註十七：見 Zaya Pandita 之傳記：A. M. Pozdnyev 之論文 p. 146.

厄魯特各族的族長的意見，是透過大會的協商，而達到政治上的一致，要求，在一六四〇年的貴族會議上就通過並批准了厄魯特法典，當然在此之前早就有了貴族會議的存在。

隨着政權的分裂，喀爾瑪克蒙古各族的「太子」（即臺吉）也就越來越多；波哥亞夫林斯基（Bogoryavlensky）根據俄國的史料，發現當時游牧於西伯利亞和烏發（ufa）二地之間的喀爾瑪克蒙古人就有一百多位「太子」（臺吉）（原註十八，譯註廿一）。

原註十八：見 Bogoryavlensky, p. 72.

譯註廿一：按此段所指喀爾瑪克蒙古人是廣義的，亦即泛指土爾扈特、杜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及綽羅斯（或準噶爾）而言，而烏發（Ufa）地在歐俄東部，當烏拉河（R. Ural）上游，西距喀山約四百公里。

十七世紀時厄魯特蒙古的「太子」是統治階級，他們統治着下列三種人：一是戰士，二是平民，三是奴隸；後者是從戰爭中贏來的俘虜，稱為「亞西爾」（Yasir），關於戰士和平民的人數，根據西元一六三二年厄魯特蒙古出使俄羅斯的使者，所透露的數字是：游牧於烏發一帶的喀爾瑪克蒙古人有騎兵二萬人，平民以及奴隸則總在五萬人以上（原註十九）。

原註十九：見「史料」p. 143.

III

十七世紀時喀爾瑪克蒙古人的勢力達到西伯利亞西部的鄂畢河（R. Obi）、額爾濟斯河（R. Irtysh）、伊息姆河（R. Ishim）以及托波爾河（R. Tobol）等河流域的草原，這樣，他們就必須和正向東方侵略的俄羅斯人接觸了，然而為了評論這個「接觸」在俄國史上的意義，我們就必須詳細研究當十六及十七世紀時，俄羅斯東侵（按原文作東進）西伯利亞的情形。

在較早的時期，俄羅斯長久的被蒙古人所統治；東部俄羅斯——即後來的莫斯科公國，被蒙古統治了二百多年；西部俄羅斯也有一百多年。這時俄羅斯人大量的模仿學習了蒙古人的軍事和政治制度，這對於莫斯科公國的軍隊組織與管理也有很大的影響，莫斯科公國也採用了成吉思汗蒙古帝國時代的「強迫兵制」的原則，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人對蒙古人的服從是絕對的、嚴格的，但在許多方面，這種思想，却有助於莫斯科公國的建立，也等於說有助於俄羅斯人的建國（原註二十）。

原註二十：見 Vladimirtsov 之「蒙古與俄羅斯」p. 214-232, 344-366.

隨着蒙古帝國的分裂，元朝的崩潰以及後來在十五及十六世紀蒙古又分裂為更小的部族時，却給俄羅斯提供了從欽察汗國統治下，給解放出來的機會，同時也趁機會和汗國的殘餘勢力——像在南俄與東南俄的喀山（Kazan）汗國、阿斯特拉罕（Astrakhan）汗國及克里米亞（Krym）汗國一帶的韃靼人繼續奮鬥（譯註廿三）。而欽察汗國分崩之後，蒙古人對俄羅斯毀滅性的攻擊，却從來沒有停止過，俄羅斯人甚至也想用外交方式和蒙古人鬭爭——設法把蒙古人的可汗變成莫斯科統治者的附庸——同時在另一方面却在莫斯科公園南境及東境設立了極堅強的防線，可是這些措施也只能收效於一時，從整體上說，都達不到目標。

譯註廿三：喀山汗國係馬合木德克（Mahmudak）於西元一四四五年所建，而馬合木德克則為兀祿格馬合木（Ulug-Mahmed）之子，而兀祿格馬合木則為成吉思汗長子朮赤第四子圖魯鐵木耳（或作脫哈帖木兒）之裔，或以喀山汗國為兀祿格馬合木所建，於一五二二年為俄羅斯所滅，從此俄羅斯積極東進。阿斯特拉罕汗國建於一四六六年，係由成吉思汗長子朮赤第二子巴都之後裔庫出特默罕默德（Koutchout Mohamméd）之子孫所建，其領土東界伏爾加河，西抵頓河，南到庫班，帖勒古兩河，於一五五四年為俄羅斯所滅。克里米亞汗國亦為圖魯鐵木耳之後裔客赤（或亦作哈濟格利 Hadji Girei）於一四三〇年所建，四十五傳至薩薛別克第二時始為俄羅斯所滅。以上資料來源請參看「蒙古與俄羅斯」及「蒙古之今昔」（札奇斯欽著）。

現在只有一個根本辦法——那就是不斷的攻擊，而不再是防禦性的措施——也就是要韃靼（譯者應作蒙古始稱正確，但外國人對契丹、女真、蒙古等邊族往往統稱之為韃靼）汗國臣服於莫斯科；結果這個方法奏效了：從西方一五五二年到一五六六年俄羅斯的第一位沙皇——伊凡雷帝（Ivan Grozny 1530-85）平定了喀山汗國與阿斯特拉罕汗國二地，這樣，整個伏爾加河流域就被俄羅斯所掌握。

俄國沙皇之平定上述二地對於伏爾加河下游及烏拉山以東的韃靼人的影響極為重大，有些蒙古人的汗開始遣使俄羅斯，聲言他們願意依附於俄羅斯的沙皇，雖然這些聲言不盡可靠，可是仍被接受，這些蒙古人之所以如此做，因為他們認為這樣一來，便可以趁機脫離東部蒙古的束縛，如此一來，却顯示了莫斯科對東方影響力的日漸增加，此外，這樣也有助於俄羅斯對外的擴張，在外交的基礎上發展俄羅斯的勢力。

以上又使我們追溯到蒙古人於十三世紀征服俄羅斯的一段歷史，那時他們是自東向西推進的，而後來的俄羅斯人則反是，此時俄羅斯境內的蒙古、突厥勢力也形成一個强有力的核心——莫斯科公國。俄羅斯的東進（侵）亦就是濫觴於此，而這種進展却導致了蒙古、突厥乃至俄羅斯民族的結合。總之，俄羅

斯人成功地把蒙古大帝國大部份的領土（蒙古本部及中國除外）結合在俄羅斯的強力影響及支配之下。從此，俄羅斯成為歐洲的一個強國，如果從蒙古與俄羅斯這個意義上；俄羅斯可以說是蒙古帝國的繼承者（原註廿一）。當蒙古人和突厥語系的韃靼人喪失了成吉思汗帝國根據地的同時，俄羅斯人却掌握了這個地方，這時，蒙古人和突厥語系的韃靼人正在內戰，這樣正給了俄羅斯人準備有計劃的東進，擴張領域，可是俄羅斯人並沒有操之過急，他們不僅考慮到現在，也考慮到未來，在稍遇挫折時，俄羅斯人的向東擴張計劃便暫行停頓，可是一有可能，還是繼續向東推進，關於這一點，莫斯科當局給予在該地的軍事指揮者以莫大的自主權，莫斯科公國帶來訓令，也下了明確的任務，當地的政府考慮特殊狀況，權宜處理。

原註廿一：請見 Nikolai Trubetskoi 所著「成吉思汗之繼承者」，柏林，一九二五年出版。

再者，我們必須考慮到的是，除了政治上的自主權之外，更具有意義的是：社會及個人均有自主權，這裏，我們得先了解哥薩克人所扮演的角色；當十六世紀時，在莫斯科公國的南方及東南方出現獨立及半獨立的哥薩克軍隊，此外，在邊境上也有一些哥薩克人的組織並且在政府中工作。上述的各種哥薩克人對俄羅斯之東進（侵）實在具有極重大的意義，殖民於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稱這些人為「良民」，其實是「義勇軍」。

這時，那些著名的開墾者都有相當的自主權，這一點對俄羅斯開發西伯利亞很重要，那時最有名的便是開拓烏拉山的斯特羅加諾夫（Bratya Stroganov，或譯為斯屈格諾夫）兄弟家族了，他們也為俄羅斯向西伯利亞的韃靼（蒙古）汗國進軍做了開路先鋒，響應並協助以耶爾瑪克（Yermak）為首的伏爾加河及頓河流域的哥薩克人（譯註廿四）；那時俄羅斯的軍隊雖然只有八百四十人，但耶爾瑪克還是擊敗了韃靼人，並且暫時佔領了西伯利亞的東部（一五八一——一五八四年）。

譯註廿四：按耶爾瑪克原係頓河流域之哥薩克統領，其全名為亞塔曼耶爾瑪克狄莫菲亞維奇（Ataman Yermak Dimofia Vich），亞塔曼係哥薩克語，其意為統領，耶爾瑪克原為一無賴子，後復糾集強盜起為盜，黨徒漸多，四出掠掠，引起俄羅斯政府之注意，遂派兵追逐圍剿，耶爾瑪克乃率眾逃至丕漢（Prid），丕漢則為斯特羅加諾夫（Bratya Stroganov）家族之居地，此時耶爾瑪克之勢力已大遜於前，遂與斯特羅加諾夫家族成立協定，成為該家族之傭兵，由該家族供給糧食軍火彈藥，由耶爾瑪克等向東進，實行武裝貿易，既非「義勇軍」尤非「良民」，以上請參看劉學鈞所撰「西伯利亞與蒙古昔班汗國」一文，文刊「中國邊政」第卅四期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出版。

俄羅斯之成功得力於兩個因素：第一是俄羅斯人使用了槍炮，史學家索羅維約夫 (S. M. Solov'ev) 稱之為「槍炮戰勝了弓箭」。芬·烏格爾人 (Fin Ugory) 及突厥人雖然臣服於西伯利亞的可汗並向他們納貢，可是也沒有理由來反抗俄羅斯的，因為對他們而言（指芬維格爾人及突厥人），向韃靼可汗或俄國沙皇納貢都是一樣的。可是耶爾瑪克的力量這時突然被削到無法平定韃靼人的叛亂，俄羅斯遠征軍全軍覆沒，而耶爾瑪克本人亦以身殉職（譯註廿五）。於莫斯科公國乃決定由莫斯科直接處東進（侵）事宜，這樣，莫斯科就派遣了各式各樣的禁衛軍和哥薩克兵所組成的隊伍到西伯利亞去，可是總人數亦沒有超過二千人，這次他們佔有森林帶和西部西伯利亞的北部地方，而俄羅斯更在托波爾河 (R. Tobol)、伊息姆河 (R. Ishim)、額爾齊斯河 (R. Irtysh)、和鄂畢河 (R. Obi) 沿岸建立了許多城堡，俄羅斯在西伯利亞的行政中心是一五八七年所建立的托波爾斯克城 (Tobolsk)（譯註廿六）。

譯註廿五：按耶爾瑪克死於西元一五八四年亦即我國明朝萬曆十二年。

譯註廿六：俄羅斯於此時期在西伯利亞建有阿斯特拉罕城、薩馬拉城 (Samara)，薩拉托夫 (Saratov 今作古比雪夫 Kuibyshev) 及察里津城 (Tsaritsyn 今作史達林格勒 Stalingrad) 等城堡。

在短時期內俄羅斯就鞏固了他在西伯利亞的統治，於是俄羅斯就逐漸的向西伯利亞移民：有的是強迫性的，有的是出於自願的，他們在適當的地方開闢墾地，為了適應俄羅斯人、哥薩克人以及前來此地——西伯利亞移民的需要，特別建立了許多的教堂，俄羅斯的大主教也被派到托波爾斯克去，因此，托波爾斯克就成了西伯利亞的中心了（原註廿一）。

原註廿一：關於俄羅斯人之入侵及統治西伯利，諸見巴魯辛 Bakurskii 之著作。

移住在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在衆多的土著民族——烏格爾人 (Ugor)、薩摩埃特人 (Samoyed)、突厥語系的韃靼人、布里雅特蒙古人 (Buryat Mongols)、通古斯人 (Tungus) 以及原始亞洲人當中逐漸建立起根據地。到了十七世紀時，俄羅斯的移民人數已經佔當地土著總數的三分之二了（原註

廿三），俄羅斯的政策是想和土著民族建立良好的關係，這些土著人民臣服於俄羅斯人之後，韃靼式及蒙古式的「納貢」依然保存著，在韃靼人治理西伯利亞的時代，上層階級的塔爾汗 (Tartarhan) 是不必納貢的，俄羅斯人來了之後也依然如此（原註廿四）。

原註廿三：根據以往的記載，到一六六二年為止，西伯利亞有七萬俄羅斯人，土著人民有二十八萬八千人，以上兩項數字似嫌誇大，根據近人多爾吉克 (B. O. Dol'gikh) 氏之推算，到十八世紀初只有廿一萬六千土著民族，不過此數包括住在二一六五〇年頃俄羅斯的失地阿爾巴金 (Albazin) 一帶之土著以及愛斯基摩人、庫頁島的土著蝦夷人等，而後兩種人係在十八世紀時才併入俄國的移民，如果除去此數字時，則西伯利亞的土著民族到十七世紀末時僅有十八萬人而已。見多爾吉克 (B. O. Dol'gikh), pp. 615-618 及附表 p. 207。而這時俄羅斯的移民總數為二萬五千戶。

原註廿四：見 Bakurskii 論文第三冊第二部份第五十七頁。

爲了這個原因，莫斯科當局對西伯利亞當地實行一種特別的、單獨的治理，沙皇要求當地的知事保護土著民族，並不得欺壓或任意提高稅收，當然這種訓令有時是不受尊重的，甚至還有被濫用的情形，不過整個說來，莫斯科的政策已達到了其所預期的目的。

俄羅斯統治西伯利亞當局也和邊境的草原帶上還沒有順服於俄羅斯的一些突厥語系的韃靼人以及蒙古人發生關係，俄羅斯想辦法勾結他們的王區或族長，並透過這些人探聽草原上的動靜。

如此，西部西伯利亞就成爲俄羅斯人東進（侵）的基地，最吸引俄羅斯探險家、獵人以及哥薩克人東進的是當地所出產的珍貴的皮革。在十七世紀中葉俄羅斯人已遠抵太平洋濱了，這種東進遠征運動最先由人民以志願方式推進，後來受到政府的鼓勵，新的城堡建立起來了，而那裏也有了衛戍部隊，禁衛軍和哥薩克人，以後在這些城堡的周圍又建立了許多的城市，一六〇四年建立了托木斯克 (Tomsk)，一六一八年建立葉尼塞斯克 (Yeniseisk)，一六三一年建立雅庫茨克 (Yakutsk)。

喀爾瑪克蒙古的歷史背景

原作者 Paula G. Rubel
李 卓 英 譯

已在美定居的遊牧喀爾瑪克蒙古，我們已刻畫出他們的特性。這個部落始於中亞細亞，因此，我們來簡略的回顧一下他們的歷史背景——衛刺特 (Oirat)、衛刺特是在美喀爾瑪克蒙古的祖先。

中亞細亞大草原上的民族是一個戰爭、帝國締造、征服、及從東亞阿姆河 (Amar River) 向西達坦努伯河 (Danube River) 間的新大草原間遊牧

的歷史。在這區域間各種不同的語言、種族的起源至今仍未知曉。這些被認為是中亞細亞草原上的祖先，大約是在西曆紀元前，定居在草原邊境上的西伯利亞森林區。漸漸地移入草原上，遷移的原因大概是因畜牧發展的經濟因素。

喀爾瑪克是從草原上講蒙古語的西支中分出的。東、西蒙古的起源的差異及其間的關係，至今仍不知曉。根據拉希達、阿——(Rashid al-Din) ——

中古時期的阿拉伯歷史學家的記錄，衛刺特或西蒙古早在十三、十四世紀成吉思汗 (Chingis Khan) 時即與東蒙古分離了。西蒙古，他們有自己的語言及區域劃分，使他們漸漸不從屬於蒙古成吉思汗帝國及其繼任者。帝國自成吉思汗死後，因諸子的分割及缺乏維持帝國持及的雄厚經濟、文化基礎，而導致元朝迅速的崩潰而至滅亡。

經過不斷的部族戰爭及政治爭奪後，三個互相敵視的集團，不僅相互間的互相對立，對中國亦然：北蒙古 (喀爾喀 Khalkha)，南蒙古 (察哈爾 Chahar) ——包括東蒙古部落——及西蒙古 (準噶爾 Dzungarian Riasanovsky)。西蒙古定居於天山北麓 (Tian Shan) 及阿爾泰山脈 (Altai ranges) 南麓間的草原及河谷上，即今日新疆 (Sinkiang) 北部。十四世紀末，他們組成一個衛刺特 (即同盟 Alliance)，主要的是綽羅斯 (C'oros 即準噶爾 Dzungar)，土爾扈特 (Torgut)，和碩特 (Xosud)，輝特 (Xoit)，這個聯合，即是正式為人所知的四衛刺特 (Dörben Oirat 譯者注 Dörben 為蒙語即「四」之意)。十五世紀初，衛刺特在好戰的鴻臺吉 (Xung-taiji) 及也先 (Khan Essen) 的領導下，很成功的征服統一全蒙古，也屢次的打敗中國。也先死後，衛刺特 (同盟) 就崩潰了，其統治領導權又轉移到東蒙古。

競爭、不和在以後的幾個世紀中不斷的在三個主要蒙古集團中延續，十七世紀初，衛刺特在準噶爾酋長卡拉古那 (Qaragula)，巴圖 (Batur) 的努力下，復興了衛刺特同盟，其與滿洲征服明朝、控制南，北蒙古各藩屬同時 (衛刺特準噶爾聯盟在一七五〇年，才在清朝統治之下)。在第二次衛刺特聯盟興起時——統一運動——在同時，一些衛刺特部落從新疆東北向外移出，這個向外移出運動也許有兩個原因——抵制權利不斷增加的準噶爾貴族或過剩的人口，及極需找尋新牧地。後者更具可能性，因為這些移出部落的汗在一六四〇年返回準噶爾參加人人知曉的法典「蒙古衛刺特規則」的制定。總之，在十七世紀初，土爾扈特及和碩特的支部移到西藏西北的青海 (Koko-Nör 譯者注 Koko-Nör 為蒙語，Koko 為「青」，Nör 為「海」之意) 及柴達木區。這兩部的親密關係在早期因改信發源於西藏的喇嘛教而遷移之先即已存在。第二次的遷移，最後導致了伏爾加喀爾瑪克 (Volga Kalmyka) 的形成。

經過一個半世紀，幾個向西移的部落已經西南西伯利亞再到廣闊的烏拉河 (Ural R.) 及伏爾加河 (Volga R.) 間的裏海 (Caspian) 北邊的草原。很有趣的，這個遷移正好與蘇俄帝國擴張的區域相同。第一次可以計數的衛刺特遷移人數，是由和鄂爾勒克 (Kho-Örlük) 率領土爾扈特族二十萬人，在一六六六年遷入西伯利亞西南部，漸漸向西遷移，侵襲俄國居民。他們在一六三二年占領了伏爾加河下游流域——征服了在這區域內的每一個塔塔兒部落 (諾該 (Nogai)，欽察 (Kipchak)，及其他部落)。

其後，許多和碩特及輝特人為了逃避滿洲的迫害及準噶爾的統治，使土爾

扈特勢力大增。最後到達此區的年限是一七六〇年。他們在十八世紀不斷的侵佔伏爾加一頓三角洲 (Volga-Don triangle) 及伏爾加東部。不久，有一些人向更西部遷移，到薩爾 (Sal R.) 及邁尼西 (Manych R.) 兩河間的頓哥薩克 (Don Cossack) 區，頓哥薩克區近古般哥薩克 (Kuban Cossack) 區的史達福路堡 (Stavropol) 北邊。

在克爾瑪克占領波多—裏海 (Ponto-Caspian) 草原的早期，領導權一直是屬拉和鄂爾勒克 (Kho-Örlük，屬土爾扈特) 這一系。他與俄國的政治關係一度中斷，一度又派汗的代表向俄沙皇立下一連串的盡忠誓言，這些誓言時廢時續。喀爾瑪克人不斷侵襲俄國城市、鄉村及商隊，蘇俄政府對他們的侵襲只能視若無睹，因為與草原的距離太遙遠，派遣相當的兵力去平定這區也是不可能的。

甚且，俄國從喀爾瑪克與時常在蘇俄國邊境上掠奪的卡薩克 (Qazaq)，及塔塔兒 (Tatar) 鬥爭中得到利益。喀爾瑪克與俄國交易有一定的季節——以他們的家畜交換貴重物品。喀爾瑪克與草原上這一區域的游牧部落如巴什喀爾 (Bashkirs)，卡薩克、欽察、諾該及其他塔塔兒部落的關係，起初是帶有敵意的，最後，與他們在商業中發展成商業關係。他又與塔塔兒、卡薩克族通婚，使全部塔塔兒家族被同化成喀爾瑪克社會中的一分子。當一些喀爾瑪克人移入到此區西南部時，他們又與喀爾瑪克細亞 (Circassian)，車臣 (Chechen，特爾克河流域 Terek River region) 及喀米克 (Kumyk) 部的北方加索 (Caucasus) 人來往。

不論艱難及距離的遙遠，他們與東方的同胞一直維持著聯繫、關係。喀爾瑪克汗和鄂爾勒克和他的兒子都是一六四〇年為了適合喀爾瑪克草原的情況而訂的「蒙古—衛刺特規則」的簽字人。喀爾瑪克貴族及所有人民改信喇嘛教的黃教 (Lamaist Buddhism of Gelugpa 格魯派即 yellow cap 黃帽派) 是在他們第一次西遷之前。他們不二的信奉黃教的制度，更進一步的促進了佛教的向東發展。喀爾瑪克的喇嘛一直視西藏為領袖，很多喀爾瑪克喇嘛向西藏及蒙古喇嘛學習高深教育。

圖玉奇汗 (Ayuka Khan)，他統治喀爾瑪克達五十年之久，直到一七二四年。中國的統治者及俄國的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都承認他是喀爾瑪克的領袖及統一者。他統治的完結即代表著喀爾瑪克真正獨立的完結，開始了因俄國不斷增加干涉喀爾瑪克事務及終止大部分的喀爾瑪克返回準噶爾而引起的政治不安的半世紀。最初，俄國政府授予自己認可汗及喀爾瑪克 (Khan-ate) 軍官之權，即而任命之。大會 (Zarga 撒爾加) 由三個由汗指定的，五個由王子 (Noyon 諾諾) 指定的會員及教士們組成。全部的決議均需經過俄國政府的定奪。俄國又在伏爾加河及特爾克河兩岸建立軍區。為了軍隊永久的需求，規定喀爾瑪克人為永不遷移的農民的傳言變成事實時，在策伯克多爾濟 (

(Tsebek Dordji) 的煽動下，不滿的情緒達到最高潮。策伯克多爾濟是汗的三堂兄，他私心內渴望著更高的領導地位及當土爾扈特的最高喇嘛，他勸烏巴錫汗 (Khan Ubashi) 與俄國斷絕關係，帶領他的子民回到準噶爾原來的家鄉。達賴喇嘛定了一個吉利日子，一七七一年一月五日，密秘計劃開始實行，除了伏爾加河西岸的人外，全部的喀爾瑪克人開始了又長又艱困的返回祖國的旅程。

仍居留原處的喀爾瑪克人對俄國一直不滿，很多土爾扈特人在反沙皇的普加契夫 (Pugachev) 領導下參加了哥薩克的反動。推翻沙皇的反抗，在一七七三年從烏克蘭 (Ukraine) 蔓延到烏拉爾 (Urals)。凱撒琳大帝 (Catherine the Great) 爲了懲罰喀爾瑪克人參加反動，剝奪了土爾扈特喀汗納特 (Khanate) 的職務，而轉予於杜爾伯特 (Dorbet tribe)。

返回祖國摧毀了很多部落單元，因而引起了一連串的大分離及再組合。和碩特繼續佔領伏爾加流域的牧地；輝特的殘餘與土爾扈特合併，土爾特一直是最強的集團；在草原西部的杜爾伯特被瓜分、解散了。杜爾伯特的一羣人在一七三〇年代被派到頓 (Don) 以加強在那裏的哥薩克人的力量。仍留在草原上的杜爾伯特分裂成在西喀爾瑪克草原的巴額杜爾伯特 (Baga Dorbet Baga Mongol, 即「小」之意；全意即小杜爾伯特) 及從南移利史達福路堡省 (Stavropol Province) 北部的伊克杜爾伯特 (Ike Dorbet 即大杜爾伯特之意)。

一七九八年，在頓哥薩克的杜爾伯特人正式併入哥薩克省，從此後，在此的杜爾伯特人要服兵役了，因而促使他們巴額 (小) 杜爾伯特，使小杜爾伯特人數比伊克 (大) 杜爾伯特多。頓哥薩克杜爾伯特 (Don Cossack Dorbet) 即是人人所知的布札娃 (Buzava)，布札娃人與其餘的喀爾瑪克分離——最初只是局部的，不久被俄國干涉而完全分離。布札娃與其他喀爾瑪克的分離是造成感情、文化特性、及方言不同的主要基礎。鄰近喀爾瑪克草原的大杜爾伯特一直與杜爾伯特其他的部族及草原上其他部落——和碩特、土爾扈特保持著親密的感情。由於較農業推廣較早及鄰近斯拉夫籍的移民農夫，使他與主要的杜爾伯特有所差異，但是他們之間仍維持真正的友誼。

一七七一年以後，俄國很成功的把喀爾瑪克進一步的納入帝國內。爲了懲罰一七七一年返回祖國的行動，俄國廢除了汗的制度，而以俄國任命的副汗 (Vice Khan) 爲最高領袖。隨即，喀爾瑪克在俄國政府機構內被置被從屬的地位。俄國政府的監督不斷的滲透到地方政治機構內。行政上說，俄國把喀爾瑪克的政治組織制訂的完全適合俄國政府組織。王子 (諾顏或統治者) 在政府文件上被公認爲疆域的領主，但是在司法權上乃爲農奴。當喀爾瑪克的親貴殆盡後，俄國政府就以俄國官員爲人民監督。

一七七一年以後，是經濟及傳統游牧生活改變的時期。十九世紀中，嚴寒的氣候使喀爾瑪克人的牲畜損失極大，迫使他们們到烏克蘭或黑海捕魚區去找尋

如牧人般的永久性職業。這是極大的改變，因爲在傳統上說，在經濟變位期內，貧民常附於較富裕的營區，如此，對外國文化就有了其他的抉擇了。在這期間內，斯拉夫籍的移民農夫也增加了——特別是在一八六〇年及廢除農奴制以後——導致此區的土地壓力。一連串的限制喀爾瑪克人使用土地的住宅法規都付諸實施了，這與人口的激增，牲畜力量的減退相連結。十九世紀中期，制訂了一個綱要，鼓勵在喀爾瑪克草原上的喀爾瑪克人變成定居的農人，俄國給予他們津貼及土地，但是徒勞無功。少數接受津貼及土地的人，把他們的土地租給俄國農人，繼續過他們傳統性的生活。十九世紀末，小杜爾伯特人在喀爾瑪克草原西部實驗分耕，但在革命期間，此區的喀爾瑪克人是行輪耕制。

在同時 (十九世紀末) 史達福路堡、希札娃或頓喀爾瑪克人開始了激烈的改變，他們有更定居的生活，並且把畜牧，農業合而爲一。因爲有利的生態環境、生活方式的改變、沒有過分的負擔及政府在喀爾瑪克草原區給予鼓勵，所以雖與斯拉夫人訂了苛刻的合同，但仍可以從全力從事畜牧及農業的收穫上來支付。與斯拉夫人的親密關係，使他們知道農業經營也是收入的另一來源，因而產生了轉變。與斯拉夫人的接觸，使種植蔬菜，畜養家畜的知識增加，並且實際的去運用了。一個很老的布札娃人告訴作者他們的習俗；他父親依習俗把一部分的土地租給蘇俄人，俄人在此種植小麥，以收成的一半爲酬金。在房屋附近闢了菜園，但是主要的重點仍是牲畜。在適宜的地區內，只爲了短促的距離，也要定期的遷移。最初，在春、夏、秋季，他們住在氈的帳幕內或遊動的帳篷內，到晚秋及冬季就住進附近的草皮房子內。二十世紀初，漸漸的完全廢棄了帳篷，改住草皮房子。這些轉變都是發生在沈痾於往事的布札娃老人的一生中。

布札娃內部，是幾個游牧集團的政治聯合，艾瑪克 (Aimak) 居於一個特別區域內，而變成一個包括有一個或一個以上小村莊的地區。艾瑪克變成了斯捷克尼沙 (Stantsa)——在俄國政治體系中，斯捷克尼沙 (Stantsa) 是此區最小的政治聯合——有哥薩克鄉村式的構造又有一個喀爾瑪克及俄國名子。布札娃及居於斯達福路堡省的喀爾瑪克人，他們多樣化的經濟基礎使他們比在喀爾瑪克草原上或阿斯特拉汗 (Astrakhan) 區游牧喀爾瑪克人富有。一個杜爾伯特人告訴作者：當他在孩童時，他父親爲了改善家庭環境而舉家遷至頓區 (Don area)，他又舉了兩個現居美國的杜爾伯特人的家庭亦曾作類似的遷移。

基於經濟基礎的多樣化，更重要的，在與俄國文化接觸的質與量的不同，使頓區與其餘的喀爾瑪克人更加分歧至今居住，在美國的團體內仍有差異。最顯而易見的是希札娃的方言與其他部落不同，布札娃的方言用了許多俄國接尾字的形式，他又比阿斯特拉汗 (Astrakhan) 及斯達福路堡的部落用更多的俄國外來語。更進一步的說，阿斯特拉汗認爲自己是真正的喀爾瑪克人，視布札娃人爲俄化的喀爾瑪克人；同時，布札娃人自認爲比阿斯特拉汗人文明。俄國正

式教育是傳播俄國文化的重要方法。喀爾瑪克人接受了俄國教育而產生了知識分子，他們效忠於俄國專制，具有俄國價值觀，介紹最優美的俄國文化給喀爾瑪克大眾，為他們爭取最大利益的連絡人。雖然傳入很多俄國文物，但是保留喀爾瑪克的身份，甚至在俄國文化傳播者中仍然有它堅定的價值。為保存喀爾瑪克文化而努力的受過教育的優秀份子，參與了文化永久更新或給予其活力的活動。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引起了更進一步的改變，根據報導，多數的喀爾瑪克人，特別是布札娃人，仍對沙皇忠順。革命後的內戰期間，許多人為了表示其擁護政府，參加了在頓、伏爾加區丹尼肯將軍的白軍 (White Army of General Denikin)。在白軍被擊崩後的混亂期內，將近兩千的喀爾瑪克人，多數是布札娃人，隨著其他俄國人，由俄國黑海港口逃離俄國。在土耳其登岸後他們又遷至捷克斯拉夫及保加利亞，有些人又移至更遠的南斯拉夫及法國。不久，有幾百人在蘇維埃的大赦下，又回到蘇俄。

這些移民，在兩次世界大戰間，其政治情形就如沒有國家的人；他們並沒有成為居住國的公民。他們以按件計酬的方式，在家縫衣服、或作貨車司機、或在其他小商行工作以賺取生活費。他們不願人口的稀少及分離，在各居住國的集團中仍繼續保有許多傳統的文化習慣，包括講喀爾瑪克語。他們為子女設立主日學校，教士們教他們一些從西藏文翻成喀爾瑪克文的祈禱文。他們仍保持每年的宗教假日，他們利用每一個節日來相交往、影響，以克服他們本身的分散。雖然他們送他們的子女到當地的小學就讀、講當地的語言、接受當地種種的文化特性，如飲食、民謠、舞蹈，但是他們仍保留喀爾瑪克人的身分。

仍居留於阿斯特拉罕區的喀爾瑪克，一九二〇年被併入自治 (Autonomous Oblast) 州。當居於頓區附近的人變成羅斯托夫州的一部分時，很多布札娃人就移入了這區。一九二六年，調查在蘇聯的喀爾瑪克人的人數是十二萬九千三百二十一人 (一九一五年的戶口調查人數是一九〇、六四八人)。一九二九年，實行集體化，富有人家的家畜、牛羣均被沒收。一九三一年，第二級政府也實行集體化，較窮苦的家庭被強制集體居住，否則就要挨餓，有個人說這個時期是個「飢餓期」。富裕的家庭被放逐到近斯福德羅斯克 (Sverdlovsk) 附近的烏拉爾 (Urals) 東部的營區。一九三六年，把州變為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 (Kalmyk Autonomous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其首都設在伊利斯塔 (Elista)。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入侵蘇俄時，一部分共和國被占領。一九四三年，德國從此區撤退，很多喀爾瑪克人被強徵為勞工，加入了撤退的行列。有一些人

為了逃避在共產統治下的生活，自願加入撤退。根據敘述者說，大約有五千喀爾瑪克人在此期間逃出蘇俄。德國退出不久，蘇俄以與德國勾結之罪名把喀爾瑪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與英古希 (Ingush)、車臣 (Chechen)、巴爾卡 (Balkar)、喀拉奇 (Karachay) 及克瑞明塔塔兒 (Crimean Tatars) 一起被廢除。全部的喀爾瑪克人被遷往西伯利亞，他們的土地被從新組合，或被舊有的各州所瓜分。烏克蘭人取代了在此區大部分的喀爾瑪克人。一九五八年後，允許因殘酷的遷徙及在西伯利亞艱困的生活條件下傷亡幾盡的部分喀爾瑪克人返回他們的祖國。在最近的幾年，居於美國的喀爾瑪克人已經接到從西伯利亞返回阿斯特拉罕區的親戚來信。根據一九五九年的戶口調查，新喀爾瑪克自治州和國，有六萬五千八百二十二個喀爾瑪克人，只占共和國的百分之卅五點一；其餘的，大部分是蘇俄及烏克蘭人。在蘇俄的喀爾瑪克人，又大約有四萬一千八百八十四人住在俄國俄羅斯聯邦 (R.S.F.S.R.)。

大戰將結束時，大部分住在巴爾幹的喀爾瑪克人遷至德國。很多人是自動遷往的，他們恐懼蘇俄統治，而簽訂勞工契約。其餘的是奴隸勞工，為了使德國作戰武器繼續發揮作用，被迫遷入德國。戰後，從蘇俄遷來的喀爾瑪克人與在兩次世界大戰間居於蘇俄境外的喀爾瑪克人 (後者常被稱為「老移民」) 在慕尼黑附近的勞工營中聯合，參與者共八百五十人。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一年間，喀爾瑪克委員會有數個已失敗的計劃。同時，美國的幾個社會服務機構與國際難民機構會同安排喀爾瑪克的定居問題。定居於泰國 (Thailand)、法國 (France)、馬達加斯加 (Madagascar)、巴拉圭 (Paraguay)、錫蘭 (Ceylon) 的企圖失敗後，國際難民機構特許幾個社會服務團體，特別是托爾斯泰基金會 (Tolstoy Foundation) 及世界教會服務社 (Church World Service) 為喀爾瑪克人的利益。共同努力，以達助其找到一個安身所在。一九五一年七月，美國首席檢察官宣佈喀爾瑪克人到美國是合法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與一九五二年三月間，有五百七十一人到達此間，其他的家庭或個人不久也到達。經過一段籌備期及在馬利蘭州的巴爾地摩、或在新澤西州的艾尼爾新澤西替喀爾瑪克人建一接待中心後他們定居於木湖 (Lakewood) 附近。新澤西的福瑞烏德區 (Freewood) 及菲利戴非亞州 (Philadelphia) 及賓夕伐尼亞 (在定居新墨西哥失敗後)。各別的小團體也居於新澤西州的新布魯斯威克 (New Brunswick)、彼得森 (Peterson) 及賓州的福格溪谷 (Valley Forge) 附近。現在大約有一千個喀爾瑪克人居於美國，有三百人是從阿斯特拉罕區來的一多數是杜爾伯特人，少數是土爾恩特人——其餘的是布札娃人。

或的分部，下件條的定一在詞動的用常分部一有，中語爾吾維在動助作而。「詞動助」的彩色態情種各達表成變，化「詞虛」的部全

：種幾列下有的要主詞動的用使詞

- 置放 - قوي
- 去 - كەت
- 躺 - يات
- 站 - تۇر
- 去出 - چىق
- 爲成 - بول
- 留 - قال

開、續持、成完：加增詞動要主給，合結詞動副的尾結和們它。等

：如。義意態情等然突、時瞬、次多、始

• 了完吃我 مەن يېي بولدۇم

• 書本這完讀將我

مەن بۇ كىتاپنى وقۇپ چىقىمەن

！吧下一去間時有你等

ۋاقىتىڭ يەتكەندە بىر بىرىڭ قوي

• 來常他 ئۇ كېلىپ تۇرۇدۇ

• 了來天春 كۈننىڭ كېلىپ قالدى

• 報讀在正他 ئۇ كېزىپ وقۇۋاتىدۇ (دوقۇپ ياتىدۇ)

詞副六

例。的成構所尾語加附上加類詞他其由均詞副分部大的語爾吾維

：如

• (外另) باشقا ← (的他其) باشقىچە

• (同) بىر ← بىرگە

• (上本基) ئاساس ← (礎基)

• (地短簡) قىسقا ← قىسقىچە

• (地密秘) يوشۇرۇن ← (瞞隱、藏)

• (新重) قايتا ← قايتىدىن

：(1 註) 種幾列下爲分以可詞副般一

：如例。詞副變不 (-)

• 其極，常非，很，最 ئاڭ، بەك، ئالغايىتى

• 在現 ىندى

• 吧好 بولما

• (語定否) 不 يوق

• 楚清不，道知不 تانق

：如例，(2 註) 語狀疏與語容形爲可中句文在一詞副容形似

• 多 كۆپ • 少 آز

- 的好不，好不 يايمان
- 的好，好 اويدان
- 的慢，慢 امستە
- 的速迅，速迅 ايدام

詞副成轉(三)

• 法方的字單成組用利 1.

：如例 • 者成轉根字的詞由(1)

• 的似車馬 عربدان

• 的似人 ادمچە

• 樣這照 مۇنداقچە

• 我據 مەنچە

：如例 • 者成轉根字詞動由(2)

• 的密隱，的密秘 بوشۇن

• 用詞副作詞的化變尾字字單有具²

：如例 • 者成轉詞名由(1)

• 前向 الغا

：如例 • 者成轉詞名代由(2)

• 裡這 سۇندا

：如例 • 者成轉詞數由(3)

• 一逐 بىردىن

• 個百以 يۈزلەپ

詞副雜複(四)

• 常時 پات پات

• 右左 اوڭدا

• 兒會一，刻立 بىركەمدە

• 天今 بۈگۈن

• 天昨 تۈنۈگۈن

• 邊這 بۇيان

• 邊那 اۇيان

詞置後七

行與物事或，物事與物事示表係，似相「格」與，用法語的詞置後
詞置後些有；係關等較比、圍範、的目、因原、間空、間時的間之爲
；些這列下有詞置後的用常 • 式形的格有具詞的面前它求要還

• 於由，於對，爲因，了爲 **ۈچۈن**

• 起一 與，用 **بىلەن**

• 照按 **بويىچە**

• 論，於關，關有

ھەققىدە، توغرىسىدا، توغرىلۇق

• 過通 **أۆتۈلۈپ**

：類幾列下爲分詞置後的語爾吾維將常般一

詞置後單簡 (一)

• 寫筆用我

قۇلەم بىلەن يازىمەن

• 作工而民人爲們我

مەنلۈق ۈچۈن بىشلەيمىز

• 裏那車馬到

غرابە غىيىدە

• 裡那達到，前之走人這在們我

بۇ كىشىنى كەتكىمە بارامىز

• 成組所法方之化變字單由係一詞置後雜複 (二)

格從、格位與，尾字稱人三第詞名代用利而，成轉根字的詞由。1

：如例 • 者尾字格與或、

• 間之 ... 在 **أراسىدا**

• 前之 ... 在 **الدىن**

• 內之 ... 在 **ايچىدا**

• 面後 ... 在 **ارقاسىدا**

• 週四在 **چۆرەسىدە**

• 間中在 **اوتتۇراسىدا**

• 面前 ... 向 **الدىغە**

• 面裏 ... 向 **ايچىگە**

• 面上向 **اۋستىگە** • 面上從 **اۋستىدىن** • 面上在 **اۋستىرا**

• 面下向 **استىغا** • 面下從 **استىدىن** • 面下在 **استىدا**

• 關有，於 **اۋزاسىدە**

：如例 • 者成轉根字詞動由。2

• 始開 ... 從 **باشلا ← باشلاپ**

• 較比 ... 與、據根、照按 **كۆر ← كۆرا**

詞接連八

：類四列下爲分以可詞接連，用作和義意其照依

• 及、並、與、和 **ۋە، ھەم، يەنە، مو** : 如 • 者係關合聯示表 (一)

如例：أت في ايسمك 驢和馬

• 此因 شۇنىڭ يىلدىن • 等等、他其、及以 ۋەماكانا : 有的些一雜複

• 詞接連類此於屬均 • 他其、及以 باشقىلار •

然、是可、是但 • 者係關折轉示表 (二) • اما، لېكىن، بىراق

• 且而 بىلكى • 只、僅 ۋە • 而 يالغۇز

• 以所 شۇنىڭ ۈچۈن • 爲因 چۈنكى • 如 • 者係關果因示表 (三)

• 者或、或 ياكى • 如 • 者係關離分示表 (四)

• 果如 اگر • 便以、麼什、個一那 كى • 有還他其

• 時其 ھويلى • 是像好、乎似

詞助九

• 種五列下有常通，詞助的用常

• 如 • 的求請、問疑、問詢示表 (一) • دۇ، مۇ، چۇ،

• 如 • 的信確示表 (二) • غۇ، قۇ،

• 如 • 的義意制限示表或氣語調強 (三) • لا

• 如 • 的怨埋備責示表 (四) • كىز،

• 如 • 的訝驚、嘆贊示表 (五) • دە، مە،

詞嘆感十

• (倦疲示表) ۋە • (快愉示表) ھە • 有詞嘆感的用常語爾吾維

• (慮憂示表) ۋاي • (奇驚示表) ۋاي • (情同示表) ۋاي • ۋاي

• (望絕、煩厭示表) ۋاي • (懼恐示表) ۋاي • ۋاي

• (示表之嘆怨、憫憐、情愛於對) 肝心的我！呀啊 • ۋاي مانيم

詞聲象十二

• 聲雞叫 تۇ-تۇ • 聲貓叫 پىش-پىش • 有詞聲象的用常語爾吾維

• 聲牛叫 ھاۋ-ھاۋ • 聲馬叫 تىر • 聲蛙青 قۇرۇر • 聲牛 ۋۇك، مۇك

• 聲馬趕 چۇ-چۇ • 聲牛趕 ھوش-ھوش • 聲牛 ۋاشار-شۇر • 聲流水

• 聲擦摩 شالدىر-شالدىر • 聲 ۋاراك-مۇرۇك • 聲屬金 گۇپۇ گۇپاك • 聲鼓

• 聲鎗 قاراس قۇرۇس

的點地、的間時、的量數、的質品：爲分可又，義意其依詞副：1 註

• 類等

：如例。級高最、級較比有亦詞副種此：2 註

• 好不常非 پامان • 好不更 يامانراق • 好不 پامان

喀什噶爾之憶

陳竹七

喀什區是南疆首富之區，喀什是喀什噶爾的簡稱，「喀什噶爾Kashgar」是維吾爾語文的譯音，「喀什」是「各色」；「噶爾」是「磚屋」，「各色磚屋」就是象徵這座古城的富庶。

「新疆賦」裏有一段描寫喀什的：「豆識噶愛之文，匠鑲噶噶之區；表陳噶克爾之箋，字譯陀犁克之史。既通四譯，爰建八城。首日疏勒，參贊之庭，環列八衛，分屯四營。臨徙多以爲圓，據磐葉之蟬噪，次曰依耐，新建是名。傾隊治之，如古附庸；架沙梁以橫亘，實咽喉之所嬰。」

奧凌德卜 Aureng Zeb 的醫師，法國人波兒涅 Benier，西元一六六三（清康熙二）年曾在印度和這一帶住過三個月，他說「這一帶人以體美著名，體美貌媚，遠非歐洲人所能趕得上的，尤其是婦人。」這句話是相信得過的，喀什的女人確富於嬌媚美媚的情態，北疆婦人比內地的美，但與南疆一比，北疆的女人太見遜色。你還記得不？清代的香妃便是喀什噶爾人！喀什區所轄縣份及其人口與耕地統計：

地名	人口	耕地面積
疏附	二四五、四二七	四七一、六七八畝
疏勒	一七五、四五二	六三六、五五四
伽師	一五〇、二九九	四二八、八八三
英吉沙	一五二、三三二	四一三、六三八
巴楚	八一、四一六	二九九、五六三
烏恰	一四、一四一	
蒲犁	一八、四九一	
岳普湖	三一、三五八	一二四、八〇四
阿圖什	四六、七八六	一一四、六一一

現在喀什噶爾是行政區的名稱，但此區首縣疏附，是民國以後改稱的，人們多半仍以喀什噶爾呼之。這地方就是漢時的疏勒故國，關於疏勒有兩段很有趣的記載，是值得我們下一番工夫去考釋的：

疏勒，漢時通焉。……耿恭爲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金蒲城，爲匈奴所攻，恭引衆入疏勒，城中乏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飛泉湧出，賊遂退（杜氏通典）。

後魏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長二丈餘。帝以其審是佛衣，當有靈異，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然，觀者悚駭。其人之身碧腫，手足皆六指。產子束頭使偏，非六指者即不育（北史）。

喀什噶爾的肥厚泉深是真的，但每一井水，沸之泡茶，比較內地所謂天下名泉，還要甘美。一般人都說：蘇州出美女，是由於水好；那麼疏附的美人。恐怕也是水的關係吧。至於說他們「非六指者即不育」這話確否，不敢斷；但此種真明其妙風俗，在古時可能是真的。

喀什噶爾在從前歐洲史籍中名之曰小不花刺。這是由於天山蔥嶺以西一帶叫做大不花刺的對稱。在西歷紀元前中國內地人便常常遠行至此，所以內地老早就有很多關於喀什的記載，成吉思汗曾用此一重要據點，西征歐洲。成吉思汗的兒子察合臺 Djagatai 曾在此大事建設，至今還有不少的遺跡。最後一代的蒙古王在西元一六六五（康熙四）年至一六七七（康熙十六）年間，竟脫離了中國藩屬，而在牙古柏 Yakoub 地方獨立稱孤。據說這蒙古王是被左宗棠討平（據「馬可波羅行紀」載）的。這一段記載相當的不可靠，就足見言之無據了：十七世紀謀叛的蒙古王是察哈爾；左宗棠是十九世紀的人物，祇此一點已是不足以憑信的證據。馬可波羅遊記裏的錯誤良多，又如察哈爾明明是成吉思汗的兒子，是忽必烈的伯父。而他竟誤以察合臺是忽必烈的族兄，並一口咬定了說是基督教徒，而始終拿不出佐證來。

疏附和疏勒這兩座大城之間，相距不過十幾里路，誠可謂遙遙相對，疏附最初是一座大規模的回莊，乾隆廿四（西元一七五九）年就原有的莊子修築爲城，當時並沒有今日這麼大，後來阿奇木早敦在道光十八（西元一八三八）年，又在城西南隅拓築了一部份，就是今日的規模。

疏附的東門外十里處有一座娘娘廟，這位被紀念的「娘娘」便是霍集占的姨太太，也就是被清兵擄劫到北京，乾隆收之深宮，封之爲香妃的那一位歷史上有名的喀什噶爾女人！

這廟宇建蓋得極其華麗莊偉，四周有牆垣，香妃的陵寢在城的東北角上，陵是上圓下方的，陵牆全是綠色花磚，遠遠地望是煞似琉璃，陵頂的鼎悅整個兒是黃金的，這在我心的目中覺得是貴重得很，在那盛產黃金的地方的人們却不引以爲了不得；——光緒廿八（西元一九〇二）年道臺袁鴻佑合官商資本設保大、保利、保源、保興等四廠，開採喀什金礦。次年四月開局，不及二年停辦，採金四千七百七十兩，時金磅價大跌，深慮不敷，乃止。——這廟裏有乾隆皇帝欽賜諭額一方，這諭額在帕夏侵擾南疆時，被盜了，至今不知其下落。

在疏附和疏勒之間有一口耿恭井，就是杜氏通典裏所描述的那口井。這一說始於水經注，鄉土志從之。根據耿恭傳：「恭爲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金蒲城

，爲匈奴所攻，恭引衆入疏勒城。……」而水經注意把「疏勒城」當做了「疏勒國」。這是水經注的謬錯。耿恭所到的疏勒城距金蒲城必定很近，所以耿恭在倉卒間得入而據之。如果說疏勒城就是今喀什噶爾的話，那麼和金蒲有二千多里之隔，耿恭安得一敗就敗退兩千里而守之？且漢明帝永平時（西元五八—七五年）。疏勒國尚強，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安能城中之水？以當時匈奴又那裏能遠涉二千多里而征伐的？何況漢時疏勒和龜茲于闐是世仇，但從未與匈奴交過兵！所以辛卯待行記說：「耿恭所據，乃天山北之疏勒城，非葱嶺東之疏勒國」。頗爲可佩，又說「唐代耶勒城守捉，疑在今阜康境，或即耿恭所守之城」，亦有其卓見所在。

疏勒縣當然是古疏勒國的一部份，也就是古佉沙國地，此地原名色勒庫爾，其實比較正確的音譯宜是赫色勒刻爾。「赫色勒」是維吾爾語文「紅色」；「刻爾」是「湖沼」的音譯。

南疆真正的商業中心在此，中亞的名商大賈莫不集聚在此，每一位富商家裏多半養着專供宴客娛樂的歌舞聲樂的男女，祇此一端，讀者可以概見此處生活風俗的侈靡。因此上在這地方有兩種人聞名於中亞，甚及於歐洲：一是雕玉鍊金刺綉的技工；另一便是嫵歌善舞工嫻的妓女。這風氣自古以來就有，當年波斯商人貿易至此，每人都有一房臨時眷屬，臨去時便各自東西，今日維吾爾人多妻，或許是歷史的因循所致。

這不但是南疆的首富之區，直到目前爲止，依舊是葱嶺以東的一大都會，每年和蘇聯的貿易最多，英國次之，可是近來印度商人多裹足不前，其故安在？記者當時居南疆未久，未敢斷言。出口多係土產，以羊毛，牛羊皮，棉花，土布，絲爲大宗，入口的多是日用必需品，大焉者綢緞，布匹，鐵器，石油，小焉者白糖，罐頭，鞋襪，火柴。

自古以來，這裏便是中國西部的一大國際市場，此一市場的發達，比中國東部的若干沿海港市要早得多！希臘人遠在西元前六、七世紀就到了中國的西域，稱中國爲Seres（據Herodotus說）。後來羅馬人稱中國爲Serica（Serica乃希臘語文Seres的羅馬化，二字皆解作「絹」字）。同時希臘商人也的確確會到過「絹國之都」Sera Metropolis（據Ptolemy說）。

這「絹國之都」諒來是指今日的喀什噶爾，根據古籍的記載，希臘商人在古代多半雲集在此，等待中國內地商人來到喀什跟他們交換商品。後來的阿剌伯商隊，也是隨集聚散在這天山南路的喀什噶爾，收運中國的絲綢到西方去。所以我敢斷定希臘人所謂「絹國之都」乃今日的疏勒，而決不是德國 Richtenhofen 所推測的長安。

到了南疆，才知道南疆之富非江南可比，南疆之重要，遠在北疆之上，筆者到了迪化之後，在描述全疆各地之前，在此願將全疆南北的地和人，先作一簡括的介紹，然後以所見所聞再作詳盡的紀載。

喀什噶爾是新疆的第三行政區，除了疏附和疏勒之外，每一縣名多半音譯，都有加以解釋的必要。

伽師縣的這「伽師」二字，乃是「喀什」的異譯。所以當年命名時，就根本沒有考慮到「伽師」和「喀什」是同一個詞的同音異譯，這足以證明新疆建置匆皇，未及慎加注意。今日伽師縣治原名牌素巴特，而此一音譯，實際上應是牌租阿巴特。「牌租」是維吾爾語文「天賜的」音譯；「阿巴特」是「欣幸」。

英吉沙這一縣，古依附國地，這城池是新建的。英吉沙是英吉沙爾的縮譯，在維吾爾語文中，「英吉」是「新」；「沙爾」是「城」。

烏恰縣的「烏恰」就更令人莫名其妙了。「烏恰」是「烏魯克」和「恰特」的簡縮音譯，所以猛一看，看不出這命名在維吾爾語文中原始的意義。「烏魯克」（有時中國古籍中譯之爲「托古斯」）是維吾爾語文「九」字的音譯；「恰特」是「村莊」。歐亞某一些學者以爲烏恰是「烏恰特」的縮譯似乎欠妥，何況南疆確另有一地名爲烏恰特，「烏」是維吾爾語文「遠處」的音譯。烏恰特，那「遠處的村莊」，當然不是烏（魯克）恰（特），這「九座村莊」。再者烏恰在最初的確是九個村莊連合起來而形成的城鎮。

巴楚是巴爾楚克的縮寫。在維吾爾語文中，「巴爾」是「有」，「楚克」是「全有」。巴楚縣倒是名符其實的，地面上的出產豐富，可惜地下蘊藏的黃金，至今還是被埋藏在地下。

蒲犁在今日是外戰強鄰，內固吾圉，中、印相聞，中、蘇牙錯的西陲國防重地，勢扼葱嶺之衝，守據要害之寨！漢爲蒲犁國地，這是蒲犁縣命名的由來，原名也是色勒庫爾，「紅湖」也。

岳普湖原是一座村莊，岳普湖，乃岳（或「雅」）普爾古（或「湘」）的縮譯。維吾爾語文的原意是「涓流每斷」。

阿圖什，即阿喇圖什，原是喀什的四大田莊之一，全名是阿斯騰阿喇圖什。其維吾爾原意乃是「下山出口處相對而偉大的田莊」。

在塔克拉瑪干六沙漠旁邊一座世外的果森園，便是指的新疆第四行政區阿克蘇 Aksu (Oxus)。

因爲阿克蘇人自古以來，就嘗盡了沙漠的苦處和狂風的威脅。所以人們每提到這地方便想到這地方的故事。

〔舊唐書〕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將至，老駝知之，引項而鳴，以口鼻埋沙中，人以爲候，即以氈蓋蔽口鼻，而避其患。

阿克蘇這一區除掉了與戈壁爲鄰，是新疆最合乎人類近代理想的大田園，這裏有美衣美食的豐富原料，有美酒美人的應運而生。

阿克蘇區所轄縣份及其人口與耕地統計：

地名	人口	耕地面積
阿克蘇	九〇、九一二	六一一、二三七畝
庫車	一〇八、八六二	九一一、〇六三
溫宿	八三、五二四	六一五、三八六
烏什	七六、五八六	四五七、七四一
新和	四三、二二一	四七四、八七二
阿瓦提	二八、一〇七	一四九、三三一
沙雅	五三、四〇七	六一一、八九二
拜城	七一、四九三	五〇七、六五六
柯坪	一三、四八二	四七、〇三三
阿合奇	一一、七二〇	

關於阿克蘇在古代原為何國的考據，似有作進一步推勘的必要。

西域圖考，西域水道記，西域圖志等書都說：

「阿克蘇者，漢溫宿國也。……漢姑墨國在雅哈阿里克。（李光庭以為「在哈喇裕勒滾」；徐松以為「在拜城滴水崖」）。

我們根據漢、唐兩代的西域傳和地理志徵證一下，就可以斷言：今日的阿克蘇不是漢溫宿國，而是姑墨國地。溫宿國地是今日的烏什。

以所紀道里推斷：新唐書西域傳載：

「百龜茲城六百里，除小沙磧，有跋祿伽小國，一曰焉墨，即漢姑墨國。」

據大唐西域記曰：

「龜茲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里貳伽藍，從此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蓋，謂姑墨，又曰焉墨」

又據漢書西域傳曰：

姑墨國東道龜茲六百七十里，溫宿國西至尉道三四百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而西域圖志也說：由阿克蘇至烏什二百五十里；又據西域圖志載：由庫車至阿克蘇七百里；沙車行記說是「六百五十里」，也不過祇差五十里，由此看來，這些書上的里程紀載和漢書唐書，所紀載的完全相符單

單就這一點來說，如果以為溫宿國地是今日阿克蘇的話，那就不免自相矛盾，自然此一論據就站不住腳了。但古今度量衡不同，我們有祇依據里程的相符，便斷定阿克蘇為漢姑墨國，猶以為有斟酌之必要。

就是以漢，唐時代西域各國的位勢來做根據，我們也可以推斷出來：阿克蘇是姑墨國，而不是溫宿國，據前漢書載：

「姑墨國，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溫宿國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

又據大唐西域記載：

「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伽藍數十所，僧徒千餘人。」

跋祿迦就是姑墨。如以為「姑墨國在雅哈阿里克」，而雅哈阿里克一帶都是窮山僻壤，野無人烟，姑墨這麼一個大國斷不會設置在此的，且「東西六百餘里，庫車阿克蘇之間的距離，那有如此之長？何況阿克蘇的富饒，沃壤的交錯，水道的縱橫，農產的豐富，商業的茂盛，自古稱道，若溫宿在阿克蘇的話，牠的戶口兵丁豈反而不及姑墨？再者，前漢書曰：

「姑墨南至於（于）閼，馬行十五日（于閼，今和闐）。……

又北吏曰：

「疏勒國在姑默（墨）西。……

又賈耽四夷路程載：

「撥換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撥換達于閼及疏勒之路，五代時大食國伊底里錫亦云，由撥換至和闐十四日程，由撥換至喀什亦十四日程）。

這和今日由阿克蘇達喀什及和闐的路程完全符合，近世法國伯希和曾在這一路上發現無數的古塔廢寺，並走被他發掘走了無數的古代佛像和其他文化遺物。如果溫宿國在今阿克蘇的話，那麼，賈耽為什麼不計此一古道，反而詳歷由雅哈阿里克一帶去和闐及喀什噶爾的今既沒有，古亦似難能的戈壁道路，能有如此不盡情理的事麼？

由此益證，阿克蘇絕對不是漢溫宿國地，而一定是姑墨國地，古人無誤，後人偶誤，竟因偶誤而令人因誤就誤，邊陲史地此類外誤層出不窮。

阿克蘇乃姑墨，非溫宿的論斷，我們願意提供更多的考證，以堅斯說。茲再徵諸水道方言以定論焉。水經注曰：

「河北又東逕溫宿國南，又東逕姑墨國南，姑墨川注之。姑墨川者今阿克蘇河也。其水由姑墨西北，歷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又東南流右注北波河，又東逕龜茲國南。……賈耽四夷路程曰：

「姑墨州，南臨思渾河。……李光庭曰：

「思」字疑「衍」。……今阿克蘇河，西北渡撥換河，即姑墨川，為阿克蘇河上流。……又云中河距思渾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於閼境之胡蘆河；又二十里至大石城，曰於祝，曰溫肅州。……自撥換碎葉西南，渡渾河，百八十里至濟渴館。

徐松先生說：雅哈里克，及哈喇裕勒滾南有橫山，塔里木在其南，姑墨水決不能入，而滴水崖西，雖有阿爾巴特河，亦伏於沙，不入大河，這是徐先生的夢想和臆斷，筆者身臨其境時方知中國有若干地理的記載，亦不甚可靠。

賈耽所謂的撥換河，明明就是指阿克蘇河上流，胡蘆河自西北來之始，名曰

渾河，也就是阿克蘇河下流。胡蘆河就是現在的托什干河，也就是托拉爾特河。這倒是正確的，阿克蘇就是在阿克蘇河之東。由阿克蘇西渡阿克蘇河上流，又渡托什干河至烏什，由阿克蘇西南渡阿克蘇河下流，可以到達喀什噶爾。這和賈耽所記正符。

今日阿克蘇河上流，土名呼木阿里克，這「呼木」是維吾爾語「沙」字的音譯，「阿里克」是「水道」。「沙木」在若干古今冊籍上，有譯作「阿姑」，「姑墨」，「渾」的，實際上都是「沙」的同字異譯。再按「跋祿迦」乃印度梵文「沙」字的音譯。還有阿克蘇河下流有一沙頭莊，維吾爾人至今名之曰渾巴什莊，渾者「沙」也，巴什者「頭」也。也就是元史裏的「渾八升城」。

這最後足以證明當日姑墨乃因「沙」而得名。

請你在讀這一節時，先打開一本比較正確的中國地圖，更希望你把新疆省阿克蘇區各縣的位置認清，據新唐書地理志載：

——河西內屬諸胡州：曰烏壘州、和墨州、溫府州、蔚頭州、遍城州、耀連州、寅度州、豬拔州、達滿州、蒲順州、郭及滿州、乞乍州、娑塞都督府、渠黎都督府。

這一串州名，府名中，烏壘、渠黎、娑塞都是沿用漢時的名號「和墨」就是「姑墨」，「宿府」就是「溫宿」。至於「達滿州、寅度州、郭及滿州」乃是賈耽所謂的「達滿城、寅渡州、郭支滿城」。由此可見，「蒲順」乃一蒲類，「蔚頭」乃「尉頭」之誤。賈耽又說：

——自撥換西南渡渾河，至據史德城。

在舊唐書高仙芝傳裏有「握瑟德城」。「握」字必是「據」字或「掘」字的誤寫。這「握瑟德城」和「據史德城」，必是那在赤河北岸的鬱頭州；而「鬱頭」則必是「尉頭」。至於赤河就是喀什噶爾河，也就是慈嶺北河，也就是水經注裏的北河，也就是赫色勒河。「赫色勒」乃維吾爾語文「赤」字的音譯。

今日蘇木塔什的附近有一座古老的廢城墟，諒來是唐尉頭州遺址，這遺址距離巴楚很近。將來我們反回大陸此處有待發掘。而那被今人視為新疆重要而又名貴文獻的西域圖志，竟以為尉頭州是在烏什。事實上，烏什何能在喀什噶爾河上？又杜環經行記、大唐西域記、賈耽四夷路程等書，莫不一再詳載阿克蘇和烏什險峻達嶺以達熱海的途程（拔達嶺，又名勃達嶺，就是現在的畢底爾嶺，漢西域圖考竟誤以為是木素爾嶺，可謂大謬！又熱海，就是鹹海，就是現在的特穆爾圖淖爾，也就是圖斯庫爾。也就是伊錫克庫兒。——「淖爾」，「庫爾」和「庫兒」就是維吾「爾」池字的一字異譯；「圖斯」是「鹽」；「伊錫克」是「熱」字！如果尉頭在烏什，何能捨這一路線不寫，反而詳載喀什一線途程？賈耽又說，溫宿一曰于（於）祝（商務印書館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阿克蘇條下將「于祝」誤為「子祝」）。其實溫宿、于祝、烏什三者，本是一字的三個異譯。

現在我把阿克蘇區各縣的音譯縣名，盡個人之所知者意釋一下。阿克蘇是維吾爾語文的音譯。「阿克」是「白」，「蘇」是「水」。這命名是由於阿克蘇河河清見底而起的吧。

庫車是南疆文化悠久，至今令人迷醉的好地方。凡是到過新疆的人，想到庫車「殃哥兒」（少女）一枝花，便有點神往。庫車是中亞細亞愛情的樂園，但庫車並不因此而萎靡，這是古龜茲國地，龜茲文化和藝術的流傳，至今還影響着人類的思想和心靈。「庫車」是古代帕爾西語文的音譯；「庫」是「此地」；「車」是「智井」。此地因為有清沁的井水，所以庫車出美人，信哉，賈二爺之言，女人是水造的！

溫宿，我們已經說了很多，今日的溫宿乃是阿克蘇回城，漢姑墨國地。我們不要小看了這沙漠旁邊的小城，礦產之豐，南疆第一！現在城中首富張家，他們的祖先張得喜便是在光緒十九（西元一八九三）年由內地隻身入新，領了一筆很少的公款，在溫宿城東鐵木耳其地方開礦致富的，鐵木耳其的礦山，煤鐵並產。此地最大的銅礦在伯什克孜克，礦苗滿佈在地面上。

烏什這一座邊城的命名，和溫宿是同名異譯的。實實在在地考核起來，這才真正是漢溫宿國地。偏偏不名之曰溫宿，反以烏什以名之。我們已經知道烏什是溫宿的異譯但以元名之曰倭赤，研究西北地理者因「倭赤」和「烏什」由于「烏赤」，「烏赤」者「山石突出」也，此一說實在近乎牽強附會了。

新和，原是賽里木，就是唐時阿悉言城的所在地。「賽里木」乃是維吾爾語文「安適」的音譯。

拜城，就在新和的附近，在乾隆以前，拜城和賽里木併合為一，稱之曰拜賽里木。「拜」乃維吾爾語文「富厚」的音譯。最初二而為一城時，其命名取「富而後安」的意義。光緒初年，又併二城為一縣，如今却又分設為兩個縣治了。拜城是唐時的俱毗羅城。

阿克蘇區的阿瓦提，原是一座大規模的回莊，有譯做阿爾巴特的，也有譯作阿察哈喇的。在維吾爾語文裏，「沙」是「部長」；「雅」是「軫卹」。在最初此地有一位伯克很體卹他的部落，這命名是用來紀念此伯克的德政的。奇怪的沙雅柳樹的枝幹長起來，都是空心的。

柯坪，本來也是一座回莊，柯坪是柯爾坪的簡稱。

阿合奇在隋書上是阿羯，唐書上是阿羯田。維吾爾人名之曰額什克巴什。

「額什克」是「小山羊」；「巴什」是「頭」。

阿克蘇這一區最值得留戀的不是美女，不是葡萄，也不是名山秀水，更不是歌舞聲泉，而是已被各國學者發覺，但仍未掘取殆盡，然而有待我下工夫下力量予以整理，細加研究，再行公諸於世的，現在赫色勒的古代表藝術藝術的寶藏。這文化寶藏價值，遠在吐魯番一帶所發現古代藝術之上，亦復不亞乎敦煌的文物。可惜的，令人提到便痛心的，便是赫色勒莊上一幅被洋人竊

運到柏林去而至今完整異常的壁畫。這壁畫十足表現蠱惑藝術，人物肢態和動姿多帶硬直，面部輪廓十之八九圓形的特徵。德國人規定的壁畫是摩耶夫人靈夢圖，作於西元五世紀，圖的中央下段是夫人橫臥在寶床上，左右四天王和四侍女，這當中有一個人從寶瓶倒出香水來，爲夫人淨身。圖的上段畫的大概是

會務報導

中國邊政協會六十年年會紀錄

時間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下午三時

地點 臺北市中山南路一號立法院第二會議室

出席會員（詳簽名簿）

主席 蒙藏委員會郭委員長寄嶠

主席 張理事長志智

行禮如儀

紀錄 李憲章

主席致開會詞：

郭委員長，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今天是本會第十八屆年會，因爲今天有很多新進會員參加，我想很簡單的把本會成立的情形報告各位。

中國邊政協會，成立於民國四十三年，當時集邊疆有名之士，暨研究邊疆問題之學者專家，以及擔任實際邊疆工作者所組成。其本身與其他一般社會團體性質不同，除作學術研究外，又好像一個大的同鄉會作感情之連繫。十八年來，連絡邊胞情感及邊疆問題研究，爲本會主要會務。在全國各社團中，可說是最和諧，最團結，最堅強的一個社團，頗受政府主管機關及有關單位好評。談到研究工作，這些年來雖未達理想，但自成立迄今，也稍有成就，如「中國邊政」季刊之發行已九年之久，以發揚邊疆民族文化，研究邊政問題，宣揚政府對邊疆政策等等，深受國內外學術界之重視。今後仍希各位會員，一方面藉此溝通情感，一方面研究邊疆問題，期能對國家建設邊疆上有所貢獻。

其次，關於本會事務工作人員，如理監事及常務理監事之產生，本會素有一不成文之規定，旨在各族人士均能參加會務，如蒙、藏、維、滿、漢、回等各族人都能當選，以便於溝通各族之感情。在此原則下採自由選舉方式選出理監事。這一點特別提供新進會員參考。今天承蒙蒙藏委員會郭委員長蒞會指導，因郭委員長公務繁忙，在未進行工作報告前

兜率天宮的菩薩，其中以釋迦在天之靈爲中心，襯以各種姿態的天女，描繪得極其工細，人體的陰影頗類印度 Ajanta 壁畫。

這是從庫車城外西北十五里處的赫色勒莊，許多石窟中的海馬洞裏的穹窿天井側面的弦月壁上規到了到柏林去的。詳情容後有機會專篇細寫。

，歡迎郭委員長給我們說幾話。

郭委員長寄嶠：主席。各位先生。各位來賓。今天是貴會年會，本人承邀參加致詞，非常榮幸！一年來，貴會對國家有莫大的貢獻，不僅增進國人對邊疆情形的瞭解，而且吸收了很多青年朋友參加貴會來共同研究邊疆問題，這一點非常值得欽佩。

我們要想研究國家近代歷史，國家的脆弱原因雖然很多。可是對邊疆方面的忽略，要佔最重大的因素。自共匪竊據大陸以後，由東北、西北、直到西南邊疆地區，無一日不在糾紛中。如今天中共匪邦與蘇俄爲邊疆的爭奪糾紛，雙方都當作生死關頭。

記得在民國五十六七年間，在一次政府高級首長集會中，曾提到國父，生前有一告海外同胞書，當時本人說：我們對不起國父，因爲我們只知道國父創造中華民國，而大家忽略了五族共和。中華民國是漢、滿、蒙、回、藏五族所組成的民主共和國。但立國五十多年，我們的書刊報章，對邊疆情形不但報導極少，而且對邊疆現地民族反寫的不好。請問如何能使國人瞭解邊疆呢？今天要想在這種情形下，準備反攻復國時期，我們應回想過去幾十年來對邊疆的忽略。我們要收復大陸，一定要重視邊疆問題，輔助邊疆同胞，此乃當前最重要之問題。

中國邊政協會成立以來，一直把邊疆的情形向國人報導，不但對邊疆同胞有所貢獻，且對國家之貢獻更大。今天能够參加貴會年會，尤其能到很多朝氣蓬勃的青年朋友參加貴會，致力於邊疆研究工作，我想今後能使國人對邊疆情形更瞭解，更重視，這不但是貴會之幸，也是邊疆同胞之幸，更是國家之幸！寄嶠現擔任部份邊疆業務，缺點尚多，今後懇切希望各位先生多多指教祝大會成功。謝謝各位！

主席：各位先生。生本會成立以來，蒙藏委員會對本會非常支持，今天在坐的歷屆委員長四人，如周昆田先生，劉廉克先生，李永新先生是過去的三位委員長，對本會都很幫忙。尤其是現任的郭委員長奇嶠先生，對本會特別支持，今天謹代表本會全體會員向郭委員長致最大的謝意。

現在進行工作報告，請徐總幹事東濟兄報告。

徐總幹事東濟：主席。各位先生。本人奉命將本會一年來的工作，做簡要的報告。在未開始報告以前，特別要向各位先生說明的，就是本會之總幹事、副總幹事及幹事等工作同仁，他們都在其他崗位上有工作，利用工作之暇為本會服務，如果有服務不週之處，還請各位先生特別原諒與指教！

這一年來的工作，我們是遵照上年大會交下來的原則及常務理事會議之決議分別辦理。剛才主席曾說明，本會的工作，若與一般社會團體相比較，有其特殊之處，也就是說，本會一方面是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一方面要做政府與邊疆各族人士間之橋樑，以溝通雙方意見。因此，我們的工作，有時是有形的有時是無形的，例如我們的會員先生們，隨時隨地都為本會做了工作這些工作的恆效，可能更大，更具意義。現在就這一年來的工作，分五點說明如左：

一、徵求青年會員：這一年來，遵照上屆大會決議之原則，盡量爭取青年會友，參加本會活動。本年新參加會員有白鳳蘭、林恩顯、張美玉、張駿逸、陳宗文、等二十二人。今天臨時到會參加的新會員，有顧靜怡、羅柏森、張國芳、宋龍文等四人，我們深表歡迎。

二、研究工作：本會之研究工作，多由各位會員先生在工作崗位上，或在校裏，從事邊疆研究工作，其研究結果，均在本會發行之「中國邊政」上發表。今後還希望各位會員先生將研究結果，盡量提出報告，送到我們自己的「中國邊政」雜誌上發表，俾與國內對邊疆問題有與趣有研究的學術界人士相互交換意見，相互研究問題。同時希望各位先生能支持與愛護我們自己所辦的雜誌。因為「中國邊政」雜誌是我們研究工作發表的園地。

三、連絡工作：剛才本人已說過，本會的工作，是邊疆各族與政府間的橋樑。我們利用各種機會，把邊疆各族的意見反應政府，同時也把政府對邊疆方面的各種措施，向海內外邊疆人士作一說明。這一年來，由海外回國的蒙胞代表團，與藏胞代表團以及由中東回國求學的維吾爾族青年學生，我們均分別設宴接待，在歡宴時，互相交換意見，藉以瞭解僑居海外邊疆同胞的生活情形。這也是本會工作之重點。

四、雜誌發行：「中國邊政」雜誌，年出四期，每期印一千份，現已發行

三十六期，字數約三十四萬餘字。發行原則，一律贈閱。發行對象為本會會員，中央地方各機關學校。此外，由中央圖書館與國外交換者，或由本會直接寄贈國外者，共約八百餘份。

五、經費方面：關於本會經費來源及收支情形，請參閱印發各位的收支報告表。本會自四十三年成立以來，除會費收入外，多賴各有機關之補助。每年收入，除正當開支外，儘量節省，以免會務雜誌受到影響。

以上各項簡略的報告，如有疏漏或不週之處，請多指教；謝謝各位！

主席：現在討論提案

一、擬上電 總統致敬，並懇請 總統俯順民意，繼續競選連任，領導全國軍民，完成反攻復國之神聖大業，請決定案。

(甲) 提案說明

值茲國際姑息逆流泛濫，我國退出聯合國，繼續為伸張人類正義，作艱苦奮鬥之際，檢討當前國際形勢，益欽 總統高瞻遠矚，洞燭機先之睿智。茲以我總統本屆任期即滿，為擁護 總統，益勵革命昂揚鬥志，擬由本會上電致敬，懇請俯順民意，繼續競選連任，領導全國軍民，完成反攻復國之大業。

(乙) 電 文

上 總統致敬並恭請競選連任電

總統蔣公鈞鑒：緬維我

公英明天縱，德望崇隆，承 國父之遺志，抱救國之決心，率師北伐，統一中國，領導抗戰，獲取勝利，豐功偉績，舉世同欽，茲當 總統任期行將屆滿，又值國際姑息逆流泛濫之際，本會全體會員，謹掬赤誠，上電致敬，並經大會決議，恭請我

公競選連任，繼續領導全國軍民，以消滅萬惡之共匪，而完成復國之大業，謹電請

睿督！中國邊政協會全體會員60(亥)(有)叩
決議：修正通過。

二、向陸、海、空三軍將士致敬電

國防部轉陸、海、空三軍將士勛鑒：共匪竊國，生民塗炭，我三軍將士，枕戈待旦，夙夜辛動，以毋忘在宮之精神，作反攻復國之準備。誓滅共匪，重光禹甸，緬懷忠勇，曷勝欽仰，茲當本會六十年年會之際，特電致敬，並祝勝利！

中國邊政協會全體會員60(亥)(有)印
決議：修正通過。

三、慰問大陸邊疆各地區反共抗暴愛國同胞電

大陸邊疆各地區反共愛國同胞鑒：共匪竊據大陸，暴政百出，對我邊疆地區，以所謂「民族區域自治」為掩護，實施分割統治，設立「生產建設兵團」，大量移民，以擄取軍事資源，推行毒化文教，消滅宗教，發展戰略交通路線，積極備戰，年來更在毛匪消滅少數民族，統一控制力量之要求下，對邊胞反共抗暴活動，實行血腥鎮壓，天人共憤，我邊疆各地同胞，為爭取自由，反抗毛匪暴虐措施，義旗高舉，不屈不撓，海內外同胞聞悉，咸表欽敬。現共匪內部，鬭爭日亟，暴政必亡，史有定例，相信共匪覆滅，為期當不在遠，尚希我大陸邊疆同胞，一致響應，總統之號召，擴大敵後反共抗暴，配合討毛救國聯合行動，再接再厲，戮力以繼，茲值本會舉行六十年年會之際，特電慰問，並祝勝利，中國邊政協會全體會員60(亥)(有)印
決議：修正通過。

四、擬訂本會六十一年度工作要點請討論案。

(甲) 提案說明

年來本會各項工作，經依據本會設立宗旨，遵照本屆年會決議，盡力策劃推行，惟檢討實施情形，仍多未達預期目標，有待集思廣益，求新改進。茲為適應當前國內外情勢之演變，號召海內外邊胞，積極從事反共愛國活動，協力推展邊政工作，謹擬訂本會六十一年度工作要點，敬請採擇，期收宏效。

(乙) 工作要點

(一) 會務部份

- (1) 繼續徵求青年才俊參加本會，以充實本會活力。
- (2) 定期舉行各種座談會，研討有關邊政及時事問題。
- (3) 參加各種民衆團體反共活動，壯大討毛救國力量。
- (4) 歡迎各邊族同胞代表回國致敬團體，交換對邊疆問題之意見。
- (5) 定期舉辦會員子女講演寫作等比賽，鼓勵其重視邊疆。
- (6) 加強本會會員間之聯繫，以增進情感。

(二) 雜誌部份

- (1) 充實中國邊政雜誌內容，加強報導海內外邊族同胞反共愛國活動，及有關邊政研究報告。

- (2) 歡迎各方投稿，並請本會會員將對邊政研究心得編撰專文發表。
- (3) 中國邊政雜誌按期編印，一律贈閱，並擴大對學校青年之贈閱。
- (4) 配合國立中央圖書館，繼續與各國書刊交換。

本屆全體常務理事提

決議：通過，交下屆理監事會議參酌辦理。

主席：臨時動議，提付討論。

- (1) 阿不都拉理事提議，在本會增設青年委員會，以加強本會青年會員之活動案。

- (2) 劉常務理事廉克建議，中國邊政雜誌，多請青年會員參加工作，以充實內容案。

- (3) 童常務理事世荃建議，多請青年會員參加本會研究等委員會，以加強本會各種工作案。

決議：將上項各動議案一併交下屆理監事會議研辦。

主席：現在進行選舉。

選舉結果：阿不都拉、札奇斯欽、周昆田、李永新、徐伯達、張志智、芮逸夫、伊西娜珍、于榮寶、許占魁、宋念慈、哈勘楚倫、林繼庸、劉學銑、羅桑益西、廣祿、童世荃、李啓元、劉康克、徐東濟、金崇偉當選為理事。郭振芳、趙波、王樹霖、丑輝英、烏占坤、烏尼吾爾塔、格桑羣佩當選為候補理事。

王枕華、曹啓文、艾拜都拉、趙尺子、劉義棠、牟尙齋、楊俊生當選為監事。

王德溥、于紹蘭、趙珮當選為候補監事。

主席：現在議程進行完畢，散會，請諸位會員到隔壁會議室

聚餐

散會

短篇小說

往事如烟

年少玉

夕陽的斜暉，正透過了寬大的椰樹葉，把一團閃動的陰影洒落在寢室的玻璃窗上。

這時候，王老師微微感覺到疲倦了，他闔上書本，舉起手來打了一個呵欠，寢室裏面顯得靜謐而寂寞，他撫摸着痠軟了的右腿，沉默了好一會，才支起拐杖站起來踱到窗前，把窗子打開，讓戶外新鮮的空氣流送進來，隨着一陣涼爽的清風而湧過來的，是一片喧嘩的笑語聲，窗外是一個廣大的操場，一羣男女學生們正在陽光下活動着，有的在打排球，有的在玩籃球，也有的在作田徑運動，他們像一羣活躍的野兔，在操場上奔馳着，跳躍着。

廣場的前面，是一帶紅色的長牆，牆外排列着一片櫛比的屋脊，遠方高聳着的教堂屋頂，半圓形的頂端，在陽光下閃動着一片綠色的光輝，碧藍的天頂上，飄浮着幾堆白雲，在舒展着，變幻着，又逐漸地消逝在無垠的天際裏。

距離窗口不遠的地方，是一個長方形的沙坑，一位男學生正在練習撐竿跳高，坑旁有兩三位同學在拍掌叫好。

突然間有一種飄忽如夢的憶念，又默默地浮現在王老師的眼前，他覺得其中有一位女同學的身影和面貌，變得那麼熟悉，那麼迷人，那美麗而紅潤的面頰，那柔細的髮絲，那窈窕而秀長的身影，都會深深地盤據在他的記憶裏，爲了這一切，他也曾背棄了自己的妻子，遠離了家庭和母親，而一心一意地去追求那愛的理想。

當他初中剛畢業時，由於父親早死，家庭中人手太少，便聽從了母親的話，提早和淑華表妹結婚了，這種舊式的婚姻，總往往含帶着先天性的悲劇成份，他並不愛自己的妻子，而且盡情地輕視她，冷淡她，使她不能獲得任何的溫暖，然而他的妻子却是一個深受舊禮教薰陶的女人，丈夫雖然對她冷淡和輕視，但她並不埋怨，她認爲這是自己的命運，今生的折磨都是前世所評定了的，她願意承受一切的痛苦，即使不能從丈夫的身上獲得任何的安慰。

在高中時代，他是學校中的風頭人物，不但學業成績優良，而且更是一位撐竿跳高的能手，在一次全省運動大會中，他獲得了撐竿跳高的冠軍，這不但

是學校的光榮，同時也是他個人的榮耀。

記得那是一個冬天的下午，他們這一羣參加省選會的選手隊凱旋歸來了，同學們都擁擠在校門口歡迎他們，冬天的陽光照耀着白色蠟燭的大門，更照亮

了同學們興奮的笑臉，鞭炮聲和掌聲，一陣一陣地爆響着。

「歡迎爲校爭光的選手們！」

「選手們勞苦功高！」

同學們在熱烈地歡呼着。

他走在選手隊的最前面，一隻手抱着大銀杯，另一隻手高舉起來向同學們揮動答謝。

「歡迎我們的撐竿英雄王德先！」人叢中忽然有女同學的呼喊聲。

當他的目光循着聲音搜索過去時，發現同年級忠班的女同學楊小玲正在向他含笑揮手。

立時，他的內心裏湧起了一陣驕傲和興奮的感覺。

楊小玲是全校的同學們所公認的校花，她柔細烏黑的頭髮，美麗紅潤的面頰，和那秀長而窈窕的身段，曾經引起了多少同學們的追求和拜倒，今天他竟能在歡迎的人羣中，以英雄式的作風，贏得了楊小玲的讚賞，怎不使他感到無限的興奮和驕傲呢！

勝利的熱潮逐漸消退了，他的心情也恢復了往日的平靜。

一天下午課外活動的時候，他在操場上遇見了楊小玲，他們兩人遙遙凝望，相視而笑。

德先慢慢地踱到她的身前，點頭含笑道：「密斯楊，你的功課忙吧？」

「不。」小玲搖搖頭，停了一停甜笑着說：「這一次你真是辛苦了。」

「沒有甚麼，」德先謙遜地說：「爲了學校的榮譽，就算辛苦一點也是應該的。」

「這一次你得到了全省撐竿跳高的冠軍，不但是我們學校的光榮，就連我們也感覺到非常驕傲呢。」

「那裏，密斯楊太誇獎了。」

「真的啦，學校裏的同學們，誰都把你看成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小玲天真地說。

「那……那……我太光榮，也太慚愧了！」他的臉上湧起了一片興奮的光彩。

這一次的談話，竟悄悄地敞開了他們感情的門戶。

就德先說起來，愛情是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雖然他已和淑華表結婚，然而他內心的感情，仍然像一條冰凍的河流，寒冷、死寂，激盪不出一點鮮活的浪花；現在他竟獲得了楊小玲的青睞，輕易地獨佔了這位如花麗人的芳心，這一份喜悅和驕傲，已够他醉陶的了，於是他凍結已久的感情之流，在愛情的陽光下面開始融解奔騰起來，劇烈地在他的心湖中激盪不已。

可是在楊小玲的心目中，愛情並不是神聖的聖品，她具有一般年輕女孩子的虛榮心理，愛好別人的讚美和崇拜，她喜歡王德先，那是因為他具有撐竿跳高冠軍的榮譽頭銜，而且是目前全校同學們所崇拜的英雄人物，既然自己是學校的校花，那她當然不能選擇一位平凡的人去做朋友，只有英雄人物才能和她的美麗相配。

在這種複雜的心理狀態之下，他們兩人便逐漸地接近起來，經過了兩三次的約會以後，双方的感情都飛躍地進展着。

初戀像一杯濃烈的美酒，他們都沉醉在它的杯口下了，小玲的一顰一笑，都佔據了他整個的心靈，使他暫時遺忘了遠方的母親和那孤獨而寂寞的妻子。

回憶起來，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時，他高中快要畢業，同學們都在積極地準備着，希望替未來開拓出一條新的道路。在初冬的季節，一年一度的全省運動會快要揭幕了，學校當局開始籌備起來，積極訓練選手，希望去爭取更多的榮譽。

這時，德先在小玲的鼓勵下，參加了選手們訓練的陣營，他不但希望繼續保持那冠軍的頭銜，而且更希望打破已往的紀錄，創造出更輝煌的成績。

那是一個溫暖的下午，柔和的陽光照耀着學校中的體育場，他和其他的選手們在操場上自動練習，微寒的風在樹梢上輕拂着，澄碧的天空裏飄浮着輕淡的白雲，這時，他持着長竿，在沙坑旁一次一次地跳躍着，小玲便站在旁邊欣賞他的跳姿。每當他輕巧的躍過高竿時，她總拍手叫好，報以甜蜜的微笑。

他興奮的情緒隨着跳竿逐漸增高，在小玲前面，他似乎已變成了一位偉大的英雄，爲了要獲得心上人更多的讚美，他需要有更驚人的表現。

「好，加油呀！」悅耳的聲音，不斷地激勵着他。

可是不幸在最後的一次跳躍中，撐竿從中折斷了，他從高空中的摔落下來，劇烈的痛苦使他昏迷過去，待他清醒過來時，天色已經昏暗了，他正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右腿在掙扎地疼痛不已，這時，小玲還在床邊守候着他。

「好些了嗎？」她低聲地問。

他迷惘地望着她說：「怎麼，我跌傷了？」

「是的，」她點頭道：「你的腿跌斷了。」

果，可能會使他喪失了更多的人生幸福。

過了一會，醫生進來了。

「大夫，我的腿跌斷了？」他急急地問。

「是的，不過沒有甚麼危險。」

「將來我的腿會復原嗎？」

「這……」醫生遲疑了半晌說道：「這……很難斷定。」

「難道我會變成一個跛子？」他失望地掙扎着。

「孩子，你靜靜地休息一會吧。」醫生安慰他道：「跌斷了一隻腿並不影響你的聰明和智慧，古今中外的偉大人物，有許多都是殘廢的。」

聽了醫生的一番談話，他和小玲都互相沉默着，似乎深重的惆悵封閉了他們的嘴巴，他們都在默默地思想着一些事情。

過了兩天，德先的母親趕到醫院裏來了。

在母親的照顧下，醫生爲他的腿傷動了一次手術，等到手術完成後，醫生已確定他的右腿在傷愈之後無法再恢復原狀，因此，他將從運動場上作永久的退休。

當這樣的消息傳了出來，學校當局感到惋惜，同學們爲之失望，最傷心的還是德先自己，往日燦爛的光輝，將成爲他記憶中的陳跡，從此，他將成爲一個跛子，一個爲大家所看不起的跛子，他的心裏有着無限的悲傷。

手術完成後，小玲對他的態度逐漸改變了，開始兩三天，還偶然到醫院去看看他，但探望的時間越來越少，到了後來，索性連去也不去了。

德先的心情，由焦急而失望，再由失望而痛苦，他的腿是疼痛的，他的心比腿還要疼痛。

這一次的摔傷，延遲了他畢業的時間，當他再度復學時，小玲早已畢業離校，從此以後，他便失掉了往昔的戀情，也失掉了青春的美夢，有如一箇長途的跋涉者，當理想中的美景尚遠離着他時，而他已跌入了黑暗的崖底。

夕陽的光輝已經漸漸隱沒了，反射的光芒把天際的白雲染成了一片紅色的晚霞，操場上的學生們早已散學歸去，只剩下空曠的場地，於是，他的眼睛在秋風中逐漸地模糊下來。

「德先，」一隻溫暖的手正輕輕地按在他的肩膀上，「你坐下來休息一會吧，站得太久了會疲倦的。」

當他轉過身來時，妻正柔和地望着他，立時在他的裏面，不禁湧起了一陣溫暖的歉疚。

「是的，我太疲倦了，我應該休息了。」

他慢慢地坐了下來打開書本，兩滴眼淚便悄悄地滴落在書頁上。

疾

風

勁

草

(一)

胡夢飛

一、遭急難巧遇阿輪

羅利人，自一六四三年開始向東侵入時起，在其無情武器下首先遭殃的無辜者，就是散居在西伯利亞東部黑龍江流域和興安嶺一帶廣大區域的索倫、達呼爾、鄂倫春、費雅哈、赫真等各族。所有這些部族人世世代代在此一山清水秀，風光明媚的佳麗自然環境裏面，聚居着，遷徙着，自由自在的射獵馳騁，渡其無憂無慮的平安日子。但一遭羅利人東侵的鐵蹄踐踏，立刻廬舍爲墟，生靈塗炭、血染沙場、哀鴻遍野、變成一幅淒慘荒涼的景象。但壓力越大、反抗力越強、這些部族人，在飽受羅利人的侵凌禍害之餘，都恨入骨髓，咬牙切齒，以圖伺機復仇。其中達呼爾族挺身而起，直接對抗的勇敢行動，更是轟轟烈烈，他們有加入清廷的討伐行列，卓越表現，留下可歌可泣的事跡，但這些事跡，大多是因地居邊陲遙遠，流傳不易又缺乏文字的記載，純賴口頭傳述，供作後人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而已。

在一個冬天的夜裏，二三更時分，達呼爾族聚居的地方，突然響起了一陣吶喊聲，雜沓的馬蹄聲，猶如雷雨傾盆，海嘯咆哮似的震耳欲聾，雞犬的亂奔紛飛的動靜，婦女們的驚呼尖叫聲，驚醒了所有正在酣睡中的人們，他們驚的起身，就在黑暗中亂摸亂找各自的防身武器和棍棒，一個個奔出帳棚，迎接此突然發生的變局！喊聲中聽到：「羅利人殺人啦！救命！」的呼聲不絕於耳，人們這才知道，這是羅利人襲擊來了，在火光、刀影、血與淚的交織之下，這一片寧靜村莊，頓時變成猶如阿修羅場，所有的人們，被圍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一般，萬分焦急，但很難逃出厄運，不是被砍殺，就是被燒死，連襁褓中幼兒也都不免。

一片混亂中，年青力壯的男人，都在奮不顧身的抵抗來侵的敵人，其中有一位名叫巴圖的達呼爾勇士，更在此廝殺中，獨力斬殺了好幾個羅利人，其餘的賊徒，都爲巴圖的威力所震懾，尤其羅利人最怕的是殺頭，一見巴圖砍割人頭如同切瓜一般，嚇得紛紛倒退，巴圖正好趁此機會，開出一條血路，好保護一家老少逃生，未想到慌亂之中，父母及其兄都沖散得不見踪影了，他的妹妹

巴敏本來在他的身邊不遠之處，但這時也不知向何處去了，任憑巴圖喊破了喉嚨，叫啞了聲音，仍然得不到一點回音，看累了眼睛，跑累了腿也看不到他們，巴圖聲嘶力竭，不知如何是好，心想一家人的沖散得七零八落，生死不明的情況，不禁悲從中來，失聲哭喊的時候，忽然聽到近處的草叢中，發出微弱的呻吟聲，巴圖以爲是自己的妹妹，連跑帶跳，急忙的趨前，現出喜出望外，連聲叫道：「妹妹妳傷了那裏？」一面叫，一面將她抱起來，不料她却不是巴敏，而是一位素不相識的妙齡少女，她正爲受傷不支，跌倒在此地，巴圖心想救人要緊，也就顧不得男女授受不親的道理，將那女郎背負到一處僻靜的處所後，再折返原處，進行尋找父母跟兄妹，此時天色漸明，只見爲賊徒所擊斃的屍體，遍地皆是，鮮血和雪片混凝得連沙草也變成了紅色，真是慘絕人寰，目不忍親。巴圖也跟其他人一樣，在死人堆中，東翻西找，始終找不到自己的父母兄妹，不禁茫然無所適從，發呆了好久，猛然想起那受傷的少女，不知不覺的走向她藏身的地方，當巴圖走近那女郎身旁時，那女郎也清醒過來，祇是腳踝受傷，不能行走，巴圖向前問她：

「妳傷在那裏？」

「只是腳踝受傷沒有什麼大碍，昨晚是你救我到這裏來的嗎？」

「是的；原來我的妹妹就躲在這附近的地方，等我吧羅利人趕走後，再找她的時候，她已經不見了，却發現妳躺在那個地方呻吟呼救，所以我就顧不了許多，把妳背到這裏來了，真是失禮！」

「那裏！真謝謝你救命大恩！」

「請問芳名是？我從來未見過妳！」

「我叫阿輪，就住在右水源第二莊，家裏開藥房，平時我很少出門，所以

外面的情形不大熟悉，請問你是那一家？」

「我叫巴圖，就住在前面盆地的中心村落，一家人都是牧牛羊爲業的，原來妳就是那位懂得漢醫哈迷老伯的千金，真是失敬，哈迷伯跟伯母現在怎樣了呢？」

「昨夜羅利兵打來時，我們都在一起來着，因爲我母慌亂中跑不動，就叫

我趕快逃走，否則必為野蠻賊徒所凌辱，就在推推拉拉的情形下，賊兵已經殺到，我在此種無何選擇的情況下，只好乘機逃出，因為腳踝受傷，立時走不動了，就躲進那草叢中，後來才蒙您搭救了，但不知父母現在那裏是否安全？」

阿輪說罷，竟嚶嚶的哭了起來，巴圖也將自己剛才在死屍堆中尋找父母兄妹的情形，告訴了阿輪，阿輪的腳踝經過兩個時辰的休息，已經好了許多，於是堅決的要求巴圖，扶着她到自己的村莊去尋找其家人，巴圖拂不過她的意思，就牽着阿輪向家奔去，轉眼看見山坡旁邊有兩匹脫韁的野馬，巴圖趕過去把那兩匹馬攔了過來，兩人一縱身上了馬背，雙腿一緊，馬兒的溜溜朝盆地中奔馳。北方民族子弟、無論男女、自幼就會騎射，連呼爾人更是個中翹楚，不一會兒兩人跑到了阿輪的故居第二莊，但是帳棚倒塌，房屋已成灰燼，阿輪父母已無影踪可尋，阿輪急得跪在地上，喊天呼地的痛哭起來，巴圖也想起自己的父母兄妹究竟如何遭遇，好呀！壞呀！都不知道，「正是同為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情不自禁也陪着阿輪哭作一團！還是阿輪較為理智，她停止了哭泣，對巴圖說：

「現在事已如此，哭死也無濟於事，羅利人今晚可能還會再來劫掠，我們在這裏趕快找找東西看看，還有什麼可用的東西沒有？找點，拿點，趁早離開這兒吧！」

巴圖說「是」，兩個人就在破爛堆中東翻西找，好不容易、翻出幾件衣裳跟鹽巴小米，這才跨上馬、双双離開了這一傷心之地！

巴圖跟阿輪兩人，在萬般無奈的情形下，漫無目標的朝着一條僻靜的小路，並轉而行，以躲避賊寇的風頭。一路上仍然看到三五成羣的逃難人，陸續不斷的如潮湧一般彌漫了原野，他們扶老携幼、馬不停蹄的在前進，狀至淒慘。巴圖阿輪二人，混進了這人海浪潮裏面，逢人就問他們失散家人的消息，見了同村的人問得更詳細，但所得的消息，多半是以多吉少的却一無所獲的回答。因而行重行跋山頂跨冰河奔跑了一整天，不覺日落崦嵫，夜幕低垂，這一逃難人羣，只好圍着山坡或進入深谷裏面，暫且打尖歇腳喘息。

巴圖阿輪二人好容易找到一處避風一點的小丘邊，在附近水源憩息下來，在難民中有壯年男子，也有老弱婦孺，有的帶出口糧和少許的衣物，有的什麼也沒來得及帶出來，在此朔風怒號、寒霜凜冽的隆冬嚴寒裏，就得忍飢挨凍苦不堪言。但在這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危急關頭，都是自顧不暇，自然誰也顧不了誰，樹木的搖曳、牧犬的吠聲，都引起逃難人的悲傷。不懂事的小孩們，忍受不了飢餓和寒冷，不由得哭聲哭啼，夾雜着男人的呻吟聲、婦女們的嘯阻聲，都混在一起，迭起高潮，每當孩子的哭叫聲厲害的時候，做母親的總是以「不要哭呀！羅利人聽到哭聲，就要趕來殺死我們呀！可愛的寶貝啊！好好聽話吧！」那些孩子們，一聽羅利人要殺來，立刻就嚇得，哆嗦寒蟬，乖乖的一

聲不響了！這種以羅利之名，嚇阻孩子哭喊的情形，直到滿清末年，仍然在黑龍江區域一帶流傳着，足證當年羅利人的兇惡殘暴，深深地烙印在這一帶各族人的腦海了。這些逃難人羣，雖然各顧自己，誰也顧不了誰，但也苦難人與苦難人之間，互相幫忙，彼此分食僅有的食物，並盡量尋找有人家的地方去討食，勉強維持他們逃出來後的數日苦難生活，但是僧多粥少，所有的口糧，所討的食物，不過是杯水車薪，不够分食，於是只好剝樹皮，挖草根來以充飢。

羅利人的來襲，多半是劫掠殺人，奪去財物外，還專捉婦女，以供其發洩獸慾，不少婦女被羞辱一倒不起而死亡者，真是慘不忍觀，阿輪年青貌美，夾雜在難民堆中，也是很危險，幸她全靠她自己靈活機警，裝扮成一個灰頭土臉的瘦小子，並得巴圖的時時防護，一路上才算蒙混過來，不僅賊寇未能發覺她是少女，即逃難的人羣也未發覺她是女兒身。

這一羣劫後餘生的逃難人，深怕羅利人的襲來，急急忙忙的趕路，奔向環環逃命，但因極度困乏和飢餓的緣故，不但不能疾行，而且其中老弱病患者接二連三的倒在路途，或在草原上死去的。同行者既沒有力疊，又沒有時間去料理埋葬死者，只好將其屍體，棄擲於荒山野地的空曠之處，聽任兇禽和猛獸來吞噬。此一逃難人羣所留下的痕跡，只是當年的鮮血染上沙草和日後原野上暴露的枯骨一具又一具，實令人悲傷心悽！

世上的人誰無父母，提携懷抱，只怕老人家不長壽！誰無兄弟姊妹，像手足一樣的親近！誰無夫婦如賓客一樣的相敬！一旦在這種大災難中，活活的生離死別、死亡者當然極為可憐，但生存者的悲傷更是淒慘欲絕。

巴圖和阿輪二人在此悲慘痛苦的環境裏面，混雜於逃亡潮中，如同隨波逐流，浮沉於其中，他和他彼此互相照顧外，還要以力之所及，盡量協助別人，不但起了互助的示範作用，並且因此得到人家的尊敬。經過無數次的危險和辛酸，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總算到達了環環。

二、稱兄妹隱跡工寮

這時清廷對黑龍江地區的防衛事宜，僅以寧古塔為中心基地，對環環的防務尚未特別重視，亦未築城置戍，祇是以此地作為阻止俄人侵襲的臨時前哨站，由於它在俄人東進行程中，佔了首當其衝的重要地位，因此清軍在此地仍然有其堅強的軍事設施了。

邊陲人力的不足，許多軍事工程，都是做做停停，無法一口一氣呵成的完成，從這批自九死一生中逃難出來的難民到來後，立即為當地駐軍所招募，而參加了軍工建設的行列。巴圖阿輪兩人、年輕力壯、幹勁十足、不久就成了這勞動隊伍中的佼佼者。此時他倆為了居止行動方便起見，早已兄妹相稱，故他二人在這段時期，生活得很安定。祇是彼此的內心，總是忘不了被沖散的家人

感到如石頭壓在心頭不舒服，不免魂夢縈迴，安不下心來。

有一天有一位着黃馬褂的高級將領，在營中官員陪同之下，前來軍事工程地，巡視工作情況，那位將領看到這羣難民工作的努力，極為欣慰，一面殷殷勉勵一番，並交代隨行官員發給每一工人一份犒賞外，一面把工人們召集攏來，講述羅利人東侵的野心和行動，這位將領對羅利人的侵略我國的情形，了解得特別多，他所說出來的許多事情，多是巴圖阿輪和這羣難民所不知道的，那位將領說：

「東斯拉夫系的羅利人，在蒙古大帝國全盛時期，對蒙古人可說是俯首帖耳，絕對的服從，但蒙古帝國開始衰落時起，就一反其本來恭順的態度，逐漸蠢動起來，進而佔據了許多原來蒙古帝國在西伯利亞境內所統治的地盤，並且接二連三地向西伯利亞東地區進行侵略，企圖擴張其勢力。」

「據說在一五七九年時，由一個羅利人青年叫做耶爾馬克者作先鋒，攻進了托波爾斯克，把這一大塊肥沃的土地獻給了俄皇伊凡第四，俄皇大為高興，除了大大的犒賞耶爾馬克外，還鼓勵他繼續向東窺進，這野馬般的耶爾馬克得意忘形，從此驕橫暴戾起來，不可一世！經上說，「神欲使斯人毀滅，必先使他發狂」，果然耶爾馬克由於驕橫成性，失去人性，不久為其部下所誅。」

「後來又有一個叫波亞古夫的人，比耶爾馬克更為狠毒，他溯勒拿河，越過外興安嶺，所過之處，姦淫擄掠，無所不為，他並且沿着黑龍江流域下來，入羅斯克海，取道烏爾雅河及阿爾丹河後，才折返雅庫茨克城。俄人的東侵行動，原有其整套陰謀計劃的！首先從吞食黑龍江和興安嶺一帶，札下基礎，然後一步步的向南侵犯，企圖鯨吞我整個大陸河山，他們的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的行為，不過是侵略行動中的一個手段而已。」

這些工人個個都是身歷其境的百劫餘生的人，本來對羅利人已經痛恨萬分，聽完那位將領的這段話以後，才更進一步的了解到羅利人的入侵，不僅是爲了掠奪，而是爲了侵佔我整個國家領土，每一個人都義憤填胸，增加了無限國家仇，不共戴天的感慨！

「你們覺得這份工作辛苦嗎？」，那位將領發問：

「我們不但不覺得苦，反而覺得應該而有意義，因為我們都是無緣無故的被敵寇所侵害，家人親友死的死，失蹤的失蹤，所以恨不得趕快打垮敵軍，報仇雪恨啊！」

那位將領聽到這夥異口同聲的這樣回答，感到極為滿意，一眼看到阿輪，見她身材窈窕，婀娜多姿，雜處在工人隊伍裏面，不禁好奇的問道：

「妳這女孩子家，也能做這種笨重的工作嗎？」

「能做！我和她們一樣，父母都被敵人沖散，下落不明，生死莫卜，自從我在這裏參加工作以來，不但精神有了寄托，而且還賺得吃喝，實在好極了，祇希望我們軍隊趕快打垮敵人，使我們早日重返家園！」，阿輪慷慨的作答。

那將領點點頭離去。

從此以後，由於這羣工人加緊工作，瑣瑣的防禦工事，比以前鞏固起來。

三、感恩義委身相事

阿輪跟巴圖，雖然是兄妹相稱呼，但是畢竟不是親兄妹，加之兩人年齡相當，朝夕相處，形影不離的耳鬢廝磨，不知不覺中暗生情愫，阿輪的芳心總以爲巴圖危急中救了她，幾個月來又對她百般照顧，於是儘量寬慰她，體貼他，服侍他的茶水等等，巴圖的內心雖然充滿了感激和愉快，但一想到國恨家仇，父母兄妹存亡莫卜，難免憂形於色，兩人各有心事，但彼此的感情則在與日俱增中。

有一個深夜阿輪突然在睡夢中大喊大叫的驚醒過來，巴圖不知所措，趕緊起來急忙的把她摟在懷裏，問她「怎麼回事」？阿輪驚魂甫定，舉目視之，發現自己已經被巴圖緊緊的摟着，既感到欣慰，又感到垂不好意思，但她畢竟沒有掙扎，仍然偎在巴圖的懷裏：

「我剛才做了一個夢，看見我媽媽爸爸在一個高高的山頂上呼叫我，我就應聲跑了過去，突然山溝裏爬了一條大蛇，擋住了我的去路，我就拾起幾塊石子，猛的擊中了那大蛇的身體，牠才蠕動着折入草叢中去了！當我朝着山頂跑去的時候，山坡上竟又出現一隻兇狼，向我撲上來，我因急於要見我的爸媽，並不想躲避那獸，這時不知從那裏來的膽量和力氣，拾起三把兩把的石頭，接二連三的扔去，也把那狼趕跑了，我以為這一下可以見到爸媽了，就興高彩烈的往山上爬去時，忽然遠遠處望見山峯那邊出現了幾個羅利兵，正在追我爸媽趕回去，這才我急得大喊大叫起來了！」「這叫『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空想是沒有用的，從這樣的夢裏，也可以想像到，毒蛇猛獸可猶抗，羅利帶來的災害，教人難防！」巴圖撫慰阿輪，並起身爲她沖了一杯奶水，兩人經過這一場折騰，連瞌睡也都沒有了，在枕邊絮語中，又展開了他們甜蜜的童年回憶：

「大概因爲我是個女孩子，同時又是獨生女兒的關係吧，從我小時就得到父母的寵愛，當我四五歲的時候，曾經我一個跟着鄰居的幾個孩子跑到山坡後面的野地上作放鷹玩兒的遊戲，害得我父母到處尋找我，他們以爲我是走失了，或是被野狼拖走啦，東跑西跑，直到我回家時，我媽一看到我回來，就抱着我哭得那麼傷心，寶貝長，寶貝短的，叫我以後不要隨便跑出去！玩等語。還有一次我爸爸抱着我出去在街頭上玩，走過一家店舖時，我看到那店舖的貨櫃上，有一件小孩的玩具，我一時太喜愛那個玩具啦，所以我一定賴着要買，並且順手拿着那件玩具怎也不肯放下，當時我爸身上

沒帶錢，現得很窘，覺得不好意思，說好說歹答應我回去拿了錢再來買，我才肯放手，但我回家後把這件事情忘而不再提了，我媽對我爸說：「孩子不再提了，不必去買那玩具好了，我爸說：我既然答應孩子要買那玩具玩，現在又說了不算的話，我失信於她是小事，而是這事等於教她學說撒謊！說完這話，我爸把那玩具買回來給我了。」

「當我七歲的時候，我爸就教我識字和寫算，在我家附近住戶有一位六七十歲的老漢人，聽說他是原來朝廷的一個大官，因為他犯了罪而被謫戍到塞外了，那位老漢人對我很好，教過我不少的漢字，漢語，還有許多醫學上的常識哩！」

「在我十來歲的時候我患了一場大病，幾乎死去，那時我爸媽着急萬分，一面請醫道較高的醫生來診治，一面還請薩滿來祈禱，如薩滿說：必須以雞牛羊祭神佛，我爸媽就照薩滿的話，一一去照辦不誤。有一天我媽在夜深人靜時分，她獨自一人跪在佛前叩首祈禱，求神佛把我的病趕快除掉，因過度緊張和精神專注，迫切祈求的關係，竟把她的頭額叩腫了而不發覺痛楚。以上這些事實都是證明父母對我的痛愛多麼深！所以無時不在我的記憶中。」

「方才我夢中所看到的情形，我父母在敵兵的淫威下受迫害，受折磨，如是真話，那是多麼苦，多麼悲慘，因此我更想起父母對我的恩待種種往事，兩位老人家的養育之恩，我一點也沒報答，反而敵人侵襲的當兒更一點也沒作到搭救的事，竟使他們失蹤，現在是否生存？或是真如夢中所見那樣煎熬？」阿輪說完就哭泣！

阿輪的這些回憶，勾起了巴圖無限的鄉思，也極度羨慕阿輪小時侯的幸運際遇，但他畢竟是男子漢，勉強壓抑着自己的感傷情緒，還對阿輪不斷的安慰：

「在一個夕陽西下黃昏時分，彩色的晚霞，掩映在天際，浮游的薄雲，出沒於山岫，使這一望無垠的原野，呈現出一片瑰麗的金黃色，牛馬羣和羊羣馳騁追逐於歸途，這塊寧靜的錦繡大地上，平添了不少詩情畫意！巴圖和阿輪散工後，信步躑躅，不知不覺也陶醉在這幅景色之下，慕地巴圖情不自禁的拉着阿輪說：

「妳好美啊！」

「真的嗎？我還不覺得自己的美麗不美麗」，說完轉過臉去，左顧右盼！阿輪對巴圖的讚美她的美姿，固然感到驚喜，但她又擔心巴圖沉緬女色，會忘記國仇家恨而不奮發，因此阿輪不得不故作莊重地補充了一句：「巴圖見她冷冰冰的態度，也不好再說什麼，一路上默默無言的回到帳棚，巴圖倒頭便呼呼的睡去！相反的阿輪却通宵不能入睡，想想巴圖對她的情意，又想適才對他冷冰冰的態度，感到一陣陣地不安，又恐怕引起巴圖的誤會就這麼胡思

亂想東方露出了魚肚色，才朦朧睡着。

也許因為這些日子工作過於勞累，加上心情抑鬱，思慮過多的原故？當巴圖叫她起床的時候，她竟軟軟地怎麼也爬不起來，祇覺得口乾舌苦，四肢無力，巴圖見她的面容憔悴，將手掌搭在她的額頭上一摸，竟覺得火燒一般的發高燒來了！在此離鄉背井，舉目無親的情況下，他二人本已相依為命，於今阿輪生病，巴圖只好關照鄰近工友一聲，自己在家悉心照顧阿輪。但在一切都不發達的塞外地方，醫藥更是少之又少，對症下藥的有效藥石很難找到的情形之下，巴圖祇能以和顏悅色來和寬慰的話來作精神治療，阿輪於高燒不退的時候，常常說胡話，有時大聲喊叫說：敵兵來了，並且叫喚她父母說：等一等一起跑等的話。巴圖祇好扶起她坐坐，躺躺，讓她休息休息，在她的面前，巴圖還是故作鎮定，但在背後裏，却偷偷的落下心淚。這個情形常常為對面一個帳棚裏住着一對中年夫婦所看到，他倆也是家鄉的同族人，丈夫叫格魯，太太叫阿提，他們也和跟巴圖他們一樣逃難出來，同在此地工作，阿輪的這次病中，他倆夫婦也幫過不少的忙，尤其是阿提嫂每天晚上一定要把她自己親身熬好的奶水，送一壺來給阿輪飲用，這對阿輪的身體復元，有很大的幫助！巴圖對阿輪的細心看護及傷心之處，阿提嫂都一一事後告訴了阿輪，使阿輪的一顆芳心，對巴圖更充滿了感激和傾慕了。

阿輪病好後對巴圖說：

「你不但在危難中救了我，並且在我病的時候，那樣盡心竭力的照顧，並很傷心，這是我由阿提嫂聽到的，至親骨肉也不過如此，因此我回想到那一天晚上我倆散步的時候，我對你所回答的話，覺得未免冷淡寡情，其實你那天對我所說的話，純是表露了喜愛我的話，而我對你何嘗不那樣呢！『真的嗎？』巴圖喜不自勝的說。

「我倆所遭遇的患難和現在的情況以及彼此的傾心，都不是偶然的」，

「那麼我們可以結為夫婦了？」阿輪微笑着點頭。

兩人就這樣阿輪病好不久辦理訂婚！訂婚的那天，阿輪煮好了奶茶和炒米，調製了一些可口的奶皮子，黃油之類的佐料，另外燉了一大鍋牛肉，請來三五位族人以及格魯夫婦作證，來的人這才知道，他倆不是親兄妹，原來是在患難和病痛中相依為命彼此瞭解傾慕而結合的良緣，於是驚奇的齊聲道賀！就這樣在此荒涼客地，訂了他們的終身婚約。

正當此時清廷為了收復失地，着手於擴充兵力，寧古塔軍方主持招募達呼爾，索倫，費雅哈，赫真等族的青年子弟，編練騎兵。因為這幾族的人，對騎射特別精進，不論男女老幼，每個人都能馳騁自如！阿輪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一面跟巴圖商量勸他早日去應徵，一面想到從軍以後，彼此分離，並戰爭事危險多，生死難卜，不知何年何月能够再聚，因而對巴圖說：

「我們既已訂婚，夫妻之義已定，最好乘你從軍未走前舉行結婚怎樣？」

「那太好了」，巴圖笑而答之。

於是二人擇定吉日，再度邀請幾位好友，草草的巴圖阿輪二人完了婚。巴圖新婚燕爾，自然捨不得很快離開阿輪，但由於阿輪的一再勸他，加上報仇心切，終於不得不向瓊瑛招募站去報名入伍。

四、從軍伍初試啼聲

巴圖年青力壯，騎術與武藝，都很出眾，編組以後，就被選任為哨官，由於甫經成軍，所以還是在瓊瑛繼續訓練，巴圖正好利用這段時期，朝出暮歸，陪伴着阿輪，過他倆婚後的甜蜜生活，阿輪也利用這段日子，把兒時從老漢人學來的一些漢字漢語，一古腦兒的都教給巴圖，從此巴圖在營區是個好軍官，在家是個好丈夫，也是阿輪的好學生！真是良宵苦短，離別恨長！這種和藹安靜的生活，過不到半年，瓊瑛所有新編部隊，奉令一律開拔寧古塔，進入訓練基地，進一步的整備和再訓練，從瓊瑛到寧古塔千里迢迢，既不准眷屬隨軍同行，且阿輪此時已經有四、五個月的身孕，小夫妻倆委實難捨難離，巴圖自從和阿輪在一齊後無論經過苦難辛酸，未曾在阿輪面前落過淚，但這時不禁淚淚奪眶而出，真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阿輪也自難抑制其酸心，最後還是她硬着心腸對巴圖說：

「漢人有句話：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意思是縱是夫妻白頭偕老，但到病死時還是要分手的！難得你此次立志從軍報國，剛入營不久，就當了哨官，但願你努力去做，不要以我為念，將來趕走敵人，重整家園，往後的日子還長着咧！」

「可是你現在……」，巴圖急着孜孜的說不出來。

「沒有關係！我現在雖有孕在身，體力還很硬朗，而且附近還這麼多的族人長者在，誰都會照應我的！祇是將來孩子生下來後，叫什麼名子，該你預先取定！」

「如果是男孩，叫布庫，女孩是由妳起，妳看怎樣！」

過了兩天以後，巴圖辭別了族人，拜託了格魯夫婦，在他從軍期間，照料阿輪，尤其在她生產當兒，更加看護，然後和阿輪依依難捨的離開，就開始了他的長途行軍的路程，阿輪雖然心裏有些說不出的酸楚，但為巴圖打氣和壯膽，強壓下去沒在巴圖面前表露出來，但巴圖離去後，她獨自一人呆呆的望去巴圖背後，直到他的影子消失不見為止，暗地裏含淚轉身回來。

巴圖所帶領的這支隊伍，雖然成軍不久，但依仗着這幾族子弟們的先天條件好，加上巴圖的指揮得當，竟然跟一般久歷戎行的老隊伍相差無幾。到了寧古塔基地之後，一個個經過甄別考試，全部編入了馬標黃旗營，巴圖也在這個營裏補升了營官，由於他的騎術和武藝高強，又懂得滿漢禮儀，識得漢文漢語

，再因他的負責努力，所以極得長官的賞識，他的部隊不僅平時訓練嚴格，軍紀好，同時每逢作戰演習，總是名列前茅，固然巴圖卓越的領導，厥功不可沒，而最主要的還是因為這支部隊上自統帥，下至士兵，人人都是飽受敵人侵凌之苦的各族子弟，人人都有一股誓滅敵人，報仇雪恥的決心和赤忱，因此精神煥發，士氣旺盛也。

五、以德報怨交論生死

在黃旗營裏，另一位營官，名叫齊那，是索倫族人，他也是一位精明強幹的勇士，但是器量太小，他喜歡炫耀自己，看別人比他好，就心懷嫉妬，巴圖由於表現好，大有後來居上之勢，因此齊那對巴圖取一不友善的態度，不但時常在長官面前，撥弄是非，而說巴圖的壞話，並且公開競技場所，亦吹毛求疵，處處想壓抑巴圖，然巴圖明知故昧，裝作無事，照樣努力奮發，精益求精。不過巴圖手下的人，都不齒齊那的為人和作法，看巴圖這般軟弱，一個個心中暗懷不平。巴圖有個貼身護衛名叫郝平者，看那齊那這般態度，極為憤慨，有一天在一項戰備檢查之後，巴圖正在細心的策劃加強這個，整頓那個的時候，郝平實在忍不住就向巴圖說：

「您今天整這個，明天理那個，看看把弟兄們都整煩了，祇要齊那說您好，您就一團糟也是好的，但齊那這樣破壞您，說您不好，您整得再怎樣好也沒人說好，豈不白費精神？您為什麼這樣怕齊那呢？」

郝平本是格魯的遠房侄子，臨行時格魯夫婦千央萬託，請巴圖照顧他，部隊改編時，才調他擔任自己的貼身護衛，巴圖平時看郝平成自己的子弟，從沒有過長官對部下的態度，因此郝平說話隨便，毫無拘束且較為冒失——

「我並不害怕別人，祇是我認為我們不可忘了來這的目的，是為了消滅敵人，解救族人，現在我們尚未打敵人，就先跟自己人起摸擦不和，你覺得合算嗎？」，巴圖莊重的回答。

「可是……」

「不要可是了，你現在就去通知各哨官長，要他們馬上都來開會，一個也不得缺席！」

巴圖心想，他對齊那所持的態度，如果就這樣悶聲不響的拖下去，於今雙方已有成見，日後以弟兄們的粗魯無知，將來可能鬧出事來，釀成不可收拾的大亂子，不如把各哨官長集合在一齊，將問題揭開，好叫大家去約束自己的部下！不久各哨官長陸續到會來，原以為巴圖又是將要提出新的訓練要求，不料巴圖却叫郝平準備茶水，跟大家以溫言細語，談論家常輕鬆的話，良久巴圖才慨乎言之地說了以下的話。

「部隊儘管怎樣訓練，但不知道什麼時候作戰，各位却也正可利用這段時期，好好的準備，把別人指出來的缺點，再加改進和加強，免得將來真正打起仗來吃驚。」

（未完待續）

編後記

總統 蔣公有天縱之英明，一身繫國家民族之安危，為舉世所公認，他繼承 國父遺志，受命於危難之中，由黃埔建軍而東征，完成北伐，統一全國。繼而領導全民抗戰，廢除不平等條約，公布憲法施行憲政，迄今廿五年來，一直為維護民主憲政而奮鬥。現在國際局勢險惡，姑息主義抬頭，統戰陰謀高漲，惟有 總統繼續領導，才能渡險如夷，粉碎陰謀，昌大法統，開創新機。本期刊出 總統有關維護民主憲政之訓詞三篇。李啓元先生之「擁護 總統為民主憲政而奮鬥」及胡格金臺先生之「總統選舉日所感」二文，以祝賀總統之連任就職。

佛教傳入西藏後，逐漸戰勝當地之班布教而同化之，演變為今日之喇嘛教。自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將紅帽改為黃帽後，世人目為黃帽派，又稱黃教。以後逐漸產生所謂達賴。班禪二喇嘛，分掌西藏之政教。其各派學說有寧瑪。甘丹。薩迦。迦魯及格魯等派。虞 怡先生之「西藏佛學源流與佛教各派學說」，對此論述甚詳。

喀爾瑪克人是蒙古族之西支，在元朝蒙古皇帝征服俄羅斯時統治東部俄羅斯二百多年，統治西部俄羅斯亦有一百多年，以後隨着蒙古帝國的分裂，元朝的崩潰，俄羅斯又統治了喀爾瑪克人的廣大區域。關於俄羅斯與喀爾瑪克蒙古之盛衰及喀爾瑪克蒙古的歷史背景，本期蕭廣信劉學鈞二先生合譯之「俄羅斯與喀爾瑪克蒙古(上)」及李卓英先生所譯之「喀爾瑪克蒙古的歷史背景」二文，有詳細之論述。林恩顯先生是研究唯吾爾語法的專家，過去曾在本刊發表過「唯吾爾語法概論」，本期又繼續刊出一篇，以供讀者研究。

陳竹七先生「喀什噶爾之憶」一文，對於新疆南北的地名有簡括的介紹。喀什噶爾是南疆首富之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西部的一大國際市場，在海運未通以前，中亞的名商大賈，莫不集聚在此，每年進出口貿易甚多。此一市場的發達，據說要比我國東部的若干沿海港埠早得多。

本刊於上期刊出牟少玉先生短篇小說一篇，頗受讀者歡迎。本期再刊出牟先生「往事如烟」一篇，以饜讀者。

胡夢飛先生生長在邊疆，對於邊疆社會中流傳之故事，有深刻的瞭解，經約請胡先生撰寫「疾風勁草」一篇，為長篇連載性之邊疆故事，須分期刊出，請讀者注意按期閱讀。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內版登誌字第一六四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類登記執照登字第一六五八號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三十八期

發行人：李 永 新

社長：周 昆 田

主 編：李 啓 元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三號三樓

印刷者：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七一號

電話：五四五九二四 · 五四五九二八